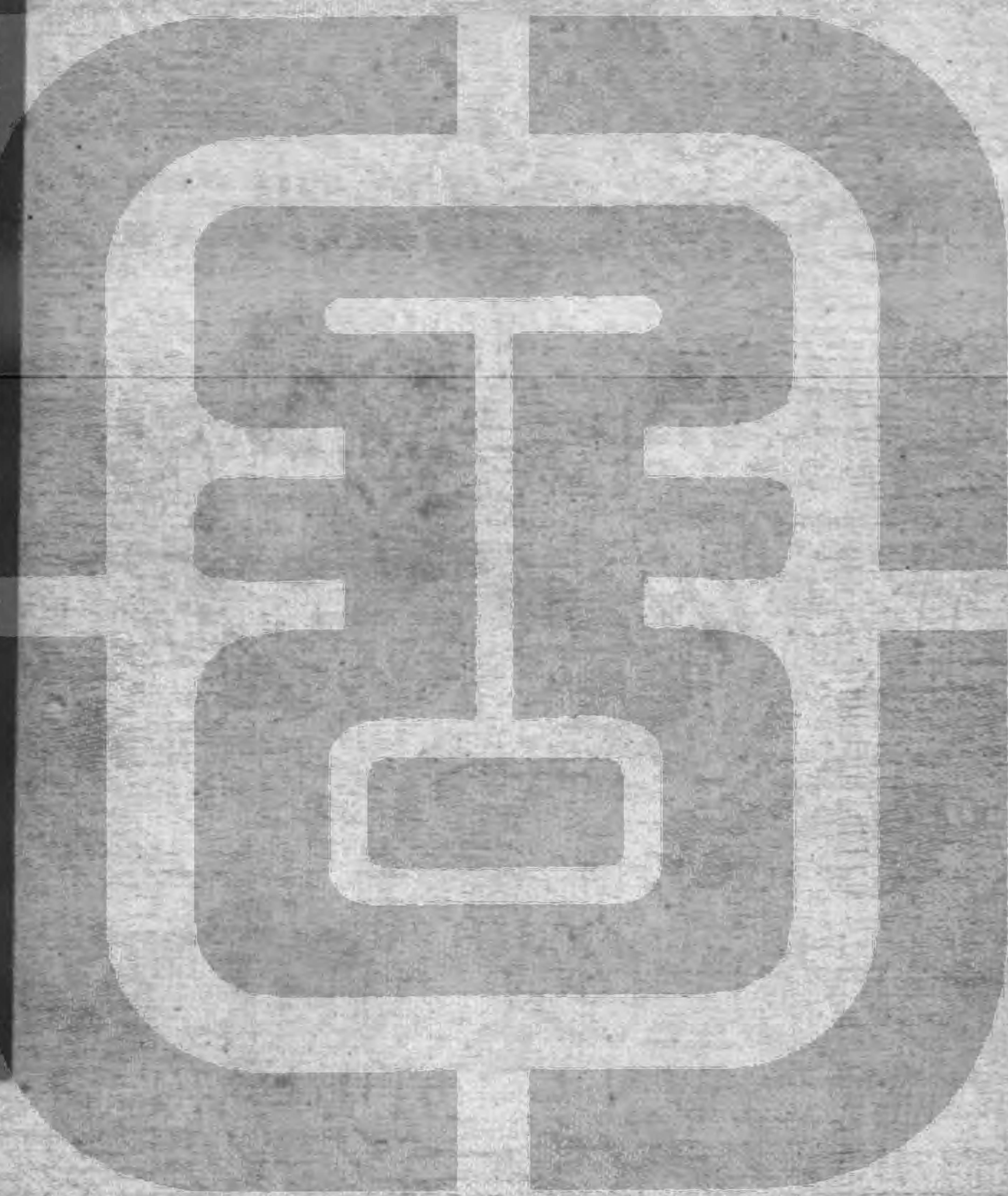


淵鑑類函

卷一百九十九之卷二百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九言童子輒竊業修辭而曰

文學部八七至頌之矣審騁於十外而非亦

雖有七一之稱而不足其屬備之美也其流並實其美

原晉傅休奕七謨序曰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若
傅毅劉廣世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劉梁之徒承其流而
作之者紛焉七激七興七依七疑七說七蠲七舉之篇
通儒大才馬季長張平子亦引其源而廣之馬作七厲
張造七辯世多以七激為工餘未盡善也七辯似也非
張氏至思比之七激未為劣也七釋僉曰妙焉吾無間
矣若七激七依之卓轢一致七枝七辯之纏絲精巧七

啓之奔逸壯麗七釋之精密閑理亦近代之所希也
摯虞文章流別論曰七發造於枚乘借吳楚以為客主
先言出輿入輦廢痿之損深宮洞房寒暑之疾靡曼美
色宴安之毒厚味暖服淫曜之害宜聽世之君子要言
妙道以疏神導體蠲淹滯之累既設此辭以顯明去就
之路而後說以聲色逸遊之樂其說不入乃陳聖人辯
士講論之娛而霍然疾瘳此因膏粱之常疾以為匡勸
雖有甚泰之辭而不沒其諷諭之義也其流遂廣其義
遂變率有辭人淫麗之尤矣崔駰既作七依而假非有
先生之言曰嗚呼揚雄有言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

夫不為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族豈不為義不足
而辯有餘者乎賦者將以諷吾恐其不免於勸也傳
子集古今七篇而論品之署曰七林增明吳訥文章
辨體曰昭明輯文選其文體有曰七者蓋載枚乘七發
繼以曹子建七啓張景陽七命而已容齋隨筆云枚生
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辭固為可喜後之繼者如傅毅
七激張衡七辨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
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徵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及唐
柳子厚作晉問雖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漢晉之間
沿襲之弊一洗矣竊嘗考對偶句語六經所不廢七體

雖專尚駢麗然辭意變化與全篇四六不同自柳子後
作者未聞迨元袁伯長之七觀洪武宋王二老之志釋
文訓其富麗固無讓於前人至其議論又豈七發之可
比

七十二

原漢枚乘七發曰楚太子有疾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
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
飲食則溫淳甘膳衣裳則雜選曼煖雖有金石之堅猶
將銷鑠而挺解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且夫出輿入輦
命曰蹶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

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
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遊宴
縱恣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
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太子之病可以
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
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困根扶疎以
分離上有千仞之峰下臨百丈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
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
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鸚黃鴉鳴焉暮則羈雌迷
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上鷓鴣哀鳴乎其下於是背秋

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為琴野繭之絲以為絃孤子之鈞
以為隱九寡之珥以為約使師堂操暢伯牙為之歌曰
麥秀漸子雉朝飛向虛壑兮背槁槐依絕區兮臨迴池
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蚊
蟻聞之住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
能強起而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犒牛之腴
菜以筍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飯搏
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臠
勺藥之醬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
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飯大歡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

美也太子能起嘗之乎太子

云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

之車前似飛鳥後似駮虛伯樂相其前王良造父為之

御秦缺樓季為之右於是乎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

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強乘乎太子

云

客曰既

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

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連廊四注紛紜元綠輦道邪交

隍池紆曲溷章白鷺鴛鴦鸚鵡鸕鶿翠鬣紫纓女

桑河柳素葉紫莖松柏豫樟條上造天梧桐楫櫓極望

成林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齒雜裾垂髻目挑

心與掄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嬾服而御此亦天

下靡麗皓侈廣大之樂也太子能強起遊乎太子云
客曰將爲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軫之輿乘牡駿之乘
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
潯掩青蘋逝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
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強
遊乎太子云客曰榛林深澤煙雲暗漠兕獸並行毅
武孔猛袒裼身薄收獲掌功賞賜金帛旨酒嘉肴羞魚
膾炙以御賓客貞信之色形於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
斲能強起遊之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爲諸大夫累
耳客曰將以八月之望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足以駭

矣恍兮惚兮聊兮慄兮虹洞兮蒼天極慮兮崖涖汨乘
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
將伸偃起蹙發瞽披聾而觀望也況直眇小煩懣醞醞
病酒之徒哉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聞於師曰
其始起也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澄澄
如素車白馬幃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
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太子
能起觀乎太子云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
略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
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

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一聽聖人辯士之言霍然病已後漢傅毅七激曰徒華公子託病幽處游心於元妙清思乎黃老於是元通子聞而往屬曰僕聞君子當世而光迹因時以舒志必將銘勒功勳懸著隆高今公子削迹藏體當年陸沈變度易趣違拂雅心挾六經之指守偏塞之術意亦有所蔽與何圖身之謬也僕將爲公子論天下之至妙列耳目之通好原情心之性理綜道德之彌奧豈欲聞之乎公子曰僕雖不敏固願聞之元通子曰洪梧幽生生於遐荒陽春後榮涉秋先彫晨飈飛

礫孫禽相求積雪泚泚中夏不流於是乃使夫遊官失勢窮擯之士泳溺水越炎火窮林薄歷隱深三秋乃獲斷之高岑梓匠摹度擬以斧斤然後背洞壑臨絕谿聽迅波望層崖太師奏操榮期清歌歌曰陟景山兮採芳苓哀不慘傷樂不流聲彈羽躍水叩角奮榮沈微元穆感物悟靈此亦天下之妙音也子能強起而聽之乎元通子曰單極滋味嘉旨之膳芻豢常珍庶羞異饌泔養之魚膾其鯉魴分毫之割纖如髮芒散如絕穀積如委紅殊芳異味厥和不同既食日宴乃進夫雍州之黎出於麗陰下生芷隰上託桂林甘露潤其葉醴泉漸其根

脆不抗齒在口流液握之摧沮批之離圻可以解煩愴
悅心意子能起而食之乎元通子曰驥馱之乘龍驤超
攄騰虛鳥踊莫能執御於是乃使王良理轡操以術教
踐路促節機登飈驅前不可先後不可追踰埃絕影倏
忽若飛日不轉曜窮遠旋歸此蓋天下之駿馬子能強
起而乘之乎元通子曰三時既逝季冬暮歲元冥終統
庶卉零悴王在靈囿講戎簡旅於是駟驥馱乘輕軒麾
旄旗鳴八鸞陳衆車于廣隰散列騎乎平原屬采網以
彌野連罽羅以營山部曲周匝風動雲旋合圍促陣禽
獸駭殫仆不暇起窮不及旋擊不待刃骨解肉離摧牙

碎首分其文皮流血丹野羽毛翳日於是下蘭皋臨流
泉觀通谷望景山酌旨酒割方鮮此天下之至娛也子
能強起而觀之乎元通子曰崇館侈飾洞房華屋楹栴
雕藻文以朱綠曾臺百仞臨望博見俯視雲霧騁目窮
觀園藪平夷沼池漫衍禽獸羣交芳草華曼於是賓友
所歡近覽從容詹公沈餌蒲且飛紅綸不虛出矢不徒
降投鉤必獲控弦加雙俯盡深潛仰殫輕翼日移怠倦
然後讌息列觴酌醴妖靡侍側被華文曳綾縠珥隨珠
佩琚玉紅顏呈素蛾睂不畫脣不施朱髮不加澤升龍
舟浮華池紆帷翳而永望鏡形影於元流偏滔滔以南

北似漢女之神遊笑比目之雙躍樂偏禽之匹嬉此亦
天下之歡也子能強起而與之遊乎元通子曰漢之盛
世存乎永平太和協暢萬機穆清於是羣俊學士雲集
辟雍含詠聖術文質發矇達義農之妙旨昭虞夏之典
墳遵孔氏之憲則投頽閔之高迹推義窮類靡不博觀
光潤嘉美世宗其言公子瞿然而興曰至乎至德聖道
天基允臧明哲用思君子所常自知沈溺久蔽不悟請
誦斯語仰子法度 劉廣世七興曰子康子有疾王先
生往焉曰駿壯之馬惰不征路其荷衡也躍似驚禽其
即行也翬若遊鷹颺駭風逝電發波騰影不及形塵不

暇興 崔駟七依曰客曰乃導元山之梁不周之稻礪
以絺綌砥以柔韋洞庭之鮒灌水之鯉滋以陽撲之薑
藪以壽木之華醴以大夏之壇酢以越裳之梅反宇垂
阿洞門金鋪丹柱雕楹飛閣層樓於是置酒乎讌遊之
堂張樂乎長娛之臺酒酣樂中美人進以承宴調觀欣
以解容迴顧百萬一笑千金振飛縠以長舞袖裊細腰
以務抑揚當此之時孔子傾於阿谷柳下忽而更婚老
聃遺其虛靜揚雄失其太元此天下之逸豫宴樂之至
盤也公子豈能興乎客曰彭蠡之鳥萬萬而羣荆山之
獸億億而屯雲合風散隱隱震震乃命長狄使驅獸夷

弄作虞人騰句喙以追飛騁韓盧以逐奔弓彈交錯把
弧控弦彎繁弱鼓千鈞死獸籍籍聚如山陵選取上鮮
獻之庖人 李尤七款曰奇宮閑館迴庭洞門井幹廣望
重閣相因夏屋渠渠嗟峨合連前臨都街後據流川梁
土青黎盧橘是生白華綠葉扶疎冬榮與時代序孰不
墮零黃景炫炫眩林曜封金衣素裏斑白內充副以芋
柘豐弘誕節纖液玉津旨於飲蜜 桓麟七說曰香萁
爲飯雜以稷菰散如細蚺搏似凝膚河鼃之美齊以蘭
梅芳芬甘旨未咽先滋椅梧與梓生乎曾崖上仰貫天
之山下臨洞地之谿飛霜厲其末颺風激其崖孤琴徑

其根雜鳥集其枝王良相其左造父駮其右揮沫揚鏹
倏忽長驅輪不暇轉足不及驟騰虛踰浮警若颺霧追
慌忽逐無形速疾影之超表捷飛響之應聲超絕壑踰
懸阜馳猛禽射勁鳥騁不失蹤滿不空發彈輕翼於高
冥窮疾足於方外 崔琦七蠲曰寒門丘子有疾元野
子謂之曰藍沼清池素波朱瀾金鈎芳餌纖繳華竿緝
沈魚浮薦以香蘭幽室洞房絕檻垂軒紫閣青臺綺錯
相連結實布葉與波邪傾從風離合澹淡交并紫蒂黃
葩翳水吐榮紅顏溢坐美目盈堂姿踰春華操越秋霜
從容微眄流曜吐芳巧笑在側顧眄傾城元野子曰爰

有梧桐產乎元谿傳根朽壤託陰生危激水澡其下飛
鳥集其枝罔雙偶而特立獨飄颻而單離匠石摧肩公
輸折首目眩肌戰制以為琴子野調操鍾期聽音子能
聽之乎 劉梁七舉曰丹楹縹壁紫柱虹梁桷榱朱綠
藻枕元黃鏤以金碧雜以夜光鴻臺百層干雲參差仰
觀八極遊目無涯玉樹青葱鸞鶴並棲隋珠明月照曜
其陂 張衡七辯曰無為先生祖述列仙背世絕俗惟
誦道篇形虛年衰志猶不遷於是七辯謀焉曰無為先
生淹在幽隅藏身隱景剗迹窮居抑其不韙盍往辯諸
乃偕而就之虛然子曰樂國之都設為閑館公輸制匠

譎詭煥爛重屋百層連閣周漫應門鏘鏘華闕雙建彫
蟲彤綠螭虹蜿蜒於是彈比翼落鸞黃加雙鷄經鴛鴦
然後擢雲舫觀中流擐芙蓉集芳洲縱文身搏潛鱗探
水玉拔瓊根收明月之照曜玩赤瑕之璘璪此宮室之
麗也子盍歸而處之乎雕華子曰元清白醴蒲陶醲醑
嘉肴雜醢三鸞七菹荔支黃甘寒梨乾榛沙錫石蜜遠
國儲珍於是乃有芻豢脂牲麋麇豹胎飛鳧棲鷺養之
以時審其齊和適其辛酸芳以薑椒拂以桂蘭會稽之
菰冀野之梁珍羞雜還灼爍芳香此滋味之麗也子盍
歸而食之安存子曰淮南清歌燕餘材舞列乎前堂遞

游鏡齋卷之二十九
奏代敘結鄭衛之遺風揚流哇而脈激楚鼙鼓協吹竽
籟應律金石合奏妖冶邀會觀者交目衣解忘帶於是
樂中日晚移即昏庭美人妖服變曲爲清改賦新詞轉
歌流聲此音樂之麗也子盍歸而聽諸闕丘子曰西施
之徒姿容修嫵弱顏回植妍夸閑暇形似削成腰如束
素淑性窈窕秀色美豔鬢髮元髻光可以鑒鬢輔巧笑
清眸流盼皓齒朱脣的皪粲練於是紅華曼理遺芳酷
烈侍夕先生同茲宴寢假明蘭燈指圖觀列蟬絲宜媿
天紹紆折此女色之麗也子盍歸而從之空桐子曰交
趾緞絺筒中之紵京城阿縞譬之蟬羽製爲時服以適

寒暑駟秀騏之駁駿載軫獵之輶車建采虹之長旃系
雌霓而爲旗逸駭颺於青丘超廣漢而永逝此輿服之
麗也子盍歸而乘之依衛子曰若夫赤松王喬羨門安
期噓吸沆瀣飲醴茹芝駕應龍戴行雲桴弱水越炎氛
覽八極度天垠上遊紫宮下棲崑崙此神仙之麗也子
盍行而求之先生乃興而言曰吁美哉吾子之誨穆如
清風啓乃嘉猷實慰我心矯然傾首邪睨元圃軒臂矯
翼將飛未舉髣無子曰在我聖皇躬勞至思參天兩地
匪怠厥司率由舊章遵彼前謀正邪理謬靡有所疑旁
窺八索仰鏡三墳講禮習樂儀則彬彬是以英人底材

不賞而勸學而不厭教而不倦於是二八之儔列乎帝
庭揆事施教地平天成然後建明堂而班辟雍和邦國
以悅遠人化明如日下應如神漢雖舊邦其政惟新先
生乃翻然迴面曰君子一言於是觀智先民有言談何
容易予雖蒙蔽不敏指趣敬授教命敢不是務 魏曹
植七啓元微子隱於大荒之庭飛遯離俗澄神定靈輕
祿傲貴與物無營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駕超野
之駟乘追風之輿入乎泱泱之野遂屆元微子之所居
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背洞壑對芳林志飄飄焉嶢嶢
焉似若狹六合隘九州若將飛而未逝舉翼而中留於

是鏡機子順風而稱曰子聞君子不遯世以遺名智士
不背時而滅勳今子棄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譬猶畫
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鏡機子曰芳菰精稗霜蓄露葵
元熊素膚肥豢膿肌蟬翼之割剖纖析微纍如疊穀離
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山鷄斥鷃珠翠之珍塞芳
蓮之巢龜鱧西海之飛鱗臙江東之潛鼉騰漢南之鳴
鶉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應化則變感氣而成於是
盛以翠罇酌以雕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可以和精神可
以娛腸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元微子曰
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鏡機子曰步光之劔采藻繁縟

飾以文犀彫以翠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荆山之玉陸
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刃佩則結綠懸黎
寶之妙微符彩煥爛流景揚暉黼黻之服羅縠之裳金
華之舄動趾遺光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
元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鏡機子曰駕雲龍之
飛駟飾玉輅之繁纓垂宛虹之長綏抗招搖之華旌於
是曳文狐掩狡兔捎鷓鴣拂振鷺當軌見藉值足遇踐
飛軒電逝獸隨輪轉騰山赴壑風厲颺舉形不抗手骨
不隱拳野無毛類林無羽羣積獸如陵飛翻成雲於是
駭鐘鳴鼓收旌弛旆駿駮齊驤揚鑾飛沫俯倚金較仰

撫翠蓋雍容暇豫娛志方外則羽獵之妙也子能隨我
而觀之乎元微子曰予性樂恬靜未暇此觀也鏡機子
曰彤軒紫柱文棖華梁綺井含葩金墀玉箱溫房則冬
服絺綌清室則中夏含霜華閣緣雲飛陞陵虛俯視流
星仰觀八隅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素水盈沼
叢木成林飛翮陵高鱗甲隱深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
機芳餌沉水輕繳弋飛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
然後採菱華擢水蘋弄珠蚌戲鮫人諷漢廣之所詠覲
游女於水濱耀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之織羅遺芳烈而
靖步抗皓手而清歌歌曰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

往無由佩蘭蕙兮爲誰修此宮觀之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元微子曰予耽巖穴未暇此居也鏡機子曰旣遊觀中原逍遙閑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亦將有才人妙妓遺世超俗揚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妙曲爾乃御文軒臨彤庭琴瑟交彈左箎右笙然後姣人乃披文縠之華袿衣輕綺之飄颻戴金搖之熠爍揚翠羽之雙翹翻爾鴻翥潏然鳧沒縱輕軀以迅赴影追形而不逮爲歡未泄白日西頽樂散變飾微步中閨元眉弛兮鉛華落收亂髮兮拂蘭澤紅顏旣天睇盼流光時與吾子攜手同行踐飛除即閑房華燭爛羅幃張動朱脣發清商

九秋之夕爲歡未央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遊之乎元微子曰子願清虛未暇此遊也鏡機子曰余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成仁重氣輕命感分忘身故田光伏劒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辭未終而元微子曰善鏡機子曰此乃遊俠之徒耳若夫田文無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游心無方抗志雲際凌轢諸侯驅馳當世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吾子當此之時豈能從我而友之乎元微子曰余亮願焉然方於大道有累如何鏡機子曰時有聖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明日月元化參神

與靈合契越隆平於殷周踵義農而齊泰顯朝惟清皇
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是以俊乂來仕觀國之光
故甘露紛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觀游龍於神淵聆鳴
鳳於高岡然主上猶以沈恩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採
英奇於仄陋宣皇明於巖穴此甯子商歌之秋而呂望
所以投綸而逝也於是元微子攘袂而興曰偉哉言乎
令予廓然身輕若飛願反初服從子而歸徐幹七喻
曰有逸俗先生者耦耕乎巖石之下棲遲乎穹谷之岫
萬物不干其志王公不易其好寂然不動莫之能懼賓
曰大宛之犧三江之魚雲鶴水鵠禽蟠豹胎黼幘施於

宴室華蓐布乎象牀懸明珠於長韜燭宵夜而為陽元
鬢擬於雲霧豔色過乎芙蓉揚蛾眉而微睇雖毛施其
不當王粲七釋曰潛虛丈人違世遁俗恬淡清元渾
沌淳樸薄禮愚學無為無欲均同死生混齊榮辱於是
大夫聞而歎曰蓋聞君子不以仕易道不以身後時進
德修業與世同理今子深藏其身高棲其志外無所營
內無所事邯鄲才女三齊巧士名唱祕舞承閑並理七
盤陳於廣庭疇人儼其齊俟翩飄微霍亂精蕩神巴渝
代起鞞鐸響振農功既登元陰戒寒乃致衆庶大獵中
原植旌柎表班授行曲絙網連置彌山跨谷弦不虛控

矢不徒往僵禽連積隕鳥若雨麗才美色希世特立豐
膚曼肌弱骨纖形鬢髮元鬚修項秀頸紅顏照曜矜若
苔榮戴明中之羽雀雜華鐏之葳蕤珥照夜之雙璫煥
焞爚以垂暉聖人在仕時邁其德先天弗違稽若古則
叡哲文明允恭元塞登俊乂於壠畝舉賢才於仄微置
彼周行列於邦畿九德咸事百僚師師於是四海之內
咸變時雍普天率土比屋可封是以棲林隱谷之夫逸
迹放言之士鑒乎有道貧賤是恥世劉邵七華曰元休
先生棄世遁名藏身於虛廓絕影於無形榮時子聞而
往焉曰僕聞至人之生世也必承天地之時勢統萬物

之絃網生有九鼎之秩沒有祀典之常僕將爲先生陳
天下之遠圖論品物之弘式規人事之榮華傳情志之
所極榮時子曰追風之馬出自遐裔狀若逸虬莫能羈
制踐路躡節迅驅機發後不可及前不可越尋越逸響
追晷逐電榮時子曰三時既畢元冬效節木落草弊鳥
竄獸穴爾乃駕六虬乘彫軒載金鉦鳴玉鸞鼓與雷起
野火電延聲與天屬燦與霓連榮時子曰洞庭之鱗出
於江嶠紅腴青鱸朱尾碧鱗金光鏡野旌旗曜天雷輜
翳路風馬如雲於是三辰增曜大明重光醴泉波流芝
圃揚芳毛羣率舞羽族迴翔聆九韶之聲變儀矩步之

澠澠感神人而懷異物寧九有而綏八荒晉張協七
命曰冲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遁龍盤越世高蹈絕景乎
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於是徇華大夫聞而
造焉乃整雲輅參飛黃越奔沙輾流霜天清冷而無霞
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轡顧石室而迴輪於是登
絕巘遡長風陳辨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大夫曰寒山
之桐出自大冥含黃鍾以吐幹據蒼岑而孤生晞三春
之溢露遡九秋之鳴飈零雪瀉其根霏霜封其條木旣
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彫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若
乃龍火西頽暄氣初收飛霜迎節高風送秋羈旅懷土

之徒流宕百雁之儔撫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涕流大
夫曰應門八襲旋臺九重表以百常之闕園以萬雉之
墉曉榭迎風秀出中天翠觀岑青雕閣霞連長翼臨雲
飛陞凌山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重殿疊起交
綺對幌幽堂晝密明室夜朗焦螟飛而生風尺蠖動而
成響夫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時旣授衣天凝地閉風厲
霜飛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効殺臨金郊而講
師內無疏蹊外無漏迹叩鉦數校舉麾贊獲大夫曰范
公之鱗出自九谿赭尾丹腮紫翼青鬢爾乃命支離飛
霜鏗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婁子之毫不能廁其細秋蟬

之翼不足擬其薄大夫曰楚之陽劔歐冶所營邪谿之
鋌赤山之精銷踰羊頭鑊越鍛成流綺星連浮彩豔發
光如散電質如耀雪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
血形震薛燭光駭風胡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大夫
曰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浮蟻星沸飛華萍接元石
嘗其味儀氏進其法傾壘一朝可以流酒千日單醪投
川可使三軍告捷斯又神人之所歆羨觀聽之所煒燁
也 陸機七徵曰元虛子耽性冲素雍容元泊棄時俗
而弗徇甘漁釣於一壑乃有通微大夫怨皇居之失寶
傷鴻誓之後聞策元黃於榛險憑穴巖而放言通微大

夫曰奇膳玉食窮滋致豐簡犧羽族考牲毛宗俯出沈
鮪仰落歸鴻剖柔胎於孕豹宰潛肝乎豢龍拾朝陽之
遺卵納丹穴之飛凰神宰奇稔嘉禾之穗含滋發馨素
穎玉銳灼若皓雪之頽元雲皎若明珠之積緇匱素蟣
踊而灑灑滋芬溢而相徽味雖濃而弗爽氣既惠而復
奇介景福於眷壽裕温克乎齊聖子能饗之乎通微大
夫曰豐屋華殿奇構磊落萬宇雲覆千楹林錯仰綏瑰
木俯積瑛石敷延袤之廣廡矯陵霄之高閣秀清暉乎
雲表騰藻蔭之奕奕珍觀清榭岳立連行雲階飛陛仰
陟穹蒼聳浮柱而虬立施飛檐以龍翔回房旋室綴琳

襲玉圖書神仙延祐承福懸闈高達長廊迴屬於是登
漸臺理俊音鏡元吐望長林逐狡獸弋輕禽覽壯藝以
悅觀聆和樂而洽心子能居之乎通微大夫曰金石諧
而齊響埴篴協而和鳴於是才人進羽籥元弁被藻襲
俯縈領以鴻歸仰矯首而鶴立激長歌於丹脣發鏗鏘
乎柔木合清商以絕節揮流徵而赴曲奏南荆之高歎
詠易水之清角爾乃覩蛾眉之羣麗羗旣都而又閑矯
纖腰以逐節頓皓足於鼓盤舒妍暉以妖韶若陵危之
未安通微大夫曰蓋聞沫北有采唐之思淇上有送子
之歎關雎以寤寐爲感溱洧以謔浪爲歡若夫妖嬪豔

女蒐羣擢俊穆藻儀於令表茂當年之柔嫵罄妍規之
約綽體每變而增閑秀紅蕤其愉愉若餘穎之可餐若
夫靈畧潛祖顏退羽觴升清琴厲因清明以宣誠流微
睇而授愛纖手揮而鳴佩鏗華衿被則芳塵萃子其納
之乎通微大夫曰塗有殊而一致業有殊而名約各因
姿以效績期寄響於夫人也孰與顯奇蹤於萬邦撫六
轡而高遊瞰八字以攄盼齊清風乎諸侯言成否泰氣
作溫涼弭侵略於彊暴綜墜紀乎危邦子豈不願斯之
雍容乎通微大夫曰明主應期撫民以德配仁風於黃
唐齊威靈乎宸極彝倫幸序庶績咸乂盪流風於雍俗

洽天民乎齊泰是以元靈感而表應嘉神繁而畢覲舞
唐庭之來儀鳴岐陽之鸞鷲膺天監之休命荷神聽之
介福然聖主達持盈之寶術寤經國之在賢各畢榮於
分局期贊化於大鈞吾子豈不欲靡好爵於天宇顯列
業乎帝臣歟元虛子作而曰甚哉鄙人之惑也猶窮繩
自逸於井幹憑河盜本於黃川欽至論敷敞衽謹聞命
於王孫 湛方生七歡曰有巖棲先生者學道養生離
親絕俗漱清泉蔭茂木慕赤松之清塵乃餐霞而絕穀
朝隱大夫尋條援葛往而問之曰營中都以起館指土
圭以正宮宅既平而土沃實商旅之所通究精巧之妙

思盡土木之所窮南軒高館北連修堂左亘東序右列
西廂飛甍雲構軒軒鏘鏘連棟抗榱若飛若翔幽籠納
響素壁流光乃有傾城之色玉質鳳章手習清弄心達
宮商子能從我而翫之乎大夫曰歲季月除大蜡始節
繁霜朝氛淒風夕發策龍駟以偕逝問虞人於中林審
蹊徑之所由知此澤之多禽前批猛獸後拉黃羆聲不
得發爪不暇施此遊獵之壯觀子能從我而觀之乎大
夫曰青陽開運和氣流人天無纖翳地無飛塵五湖靜
波四瀆凝津命向方之嘉友聊汎舟以游春此舟楫之
駿游子能從我而乘之乎大夫曰有嶧山之孤桐生千

仙鏡類函卷一百九十一
三
仞之峻嶠乘危巖以託根間丹霞而竦標苦麗霜之淒
切困寒風之蕭條若乃清秋遙夜器朗絃徹閑心理氣
臨流鏡月伯牙揮爪以清弄鍾期中曲而撫節子能從
我而聽之乎大夫曰良疇沃壤傍山之阿靈澤津其根
春露染其禾上蔭元雲輕靄下流石泉清波含山澤之
清潤結玉實於秋霜簡嘉穗以精微璀冰散而珠光釀
縹醪於九秋蘊二日於三陽米望麴而冰消甕未啓而
流芳此五穀之精液子能從我而嘗之乎大夫曰生平
三季之世隔乎大國之間戎馬生於郊畿英雄森以比
肩意氣貫宇宙豪傑扼丘山強鹵元師懸首太白勲勒

王府功刊金石此不世之奇遇也子能從我而立之乎
大夫曰蓋聞至道以無主員應橐籥以內盛無窮陰陽
以烟煴成化五行以守分相攻是以撫往運而長揖因
歸風而迴軒挂長纓於朱闕反素褐於丘園靡閑風於
林下鏡洋流之清瀾仰濁酒以箕踞間絲竹而晤言
宋顏延之七繹曰北岳孤生剗迹埋名身閑事盡道畜
山扃東國進士謬與遷焉其居也依隱堪陰結架清深
巖屋橋構磴道相臨寒榮隴首綺飲江潯客曰周以巖
廊匝以綵房木寫雲氣土祕羣芳旣旋天而倒井又斲
員而鏤方松丘箭渚藥苑香林梁澗道以高濟棧巖燈

而上尋客曰若夫舟山之奧金門之祕地首岷銅川上
汶泗裁石成音調金成器故列真玩其微鳴辭人賦其
清懿若乃梓漆簡聲麗容呈才陳舞態開吹臺獵悲風
遡秋埃既而昵賓獻壽中人奉膳有悄者顏弗怡高殿
視華鼓之繁桴聽邊笳之嘶轉飛朱鷺以首引逮元雲
而終變然後簪珥搖揮莊服流酒抗妍歌以跼躡揚輕
袖而翳面雜紛披於巾拂遞間關乎繁扇 齊景陵王
賓僚七要曰松旣煙而接漢竹緣嶺而負筠哀過鴻於
月曉悲夜猿於霜旻乃鶴駕之非遠信羽車之可鄰鴻
池廣象太液染華勢含五水氣疏九河旣百尋而照底

亦千丈而分沙故乘流以神王或鼓地而目多豈能從
我汎此安波 梁蕭子範七誘曰幽遁公子不由義路
不入禮門人主焉得爲臣公侯難以爲客有暴勢大夫
驅美澤之車策千里之馬乃至公子之所居大夫曰收
苗山之鋌採耶溪之銅旣云時吉亦曰天中金英內曜
銀精外通均如屈揚之舒彩粲若芙蓉之始紅七星布
而成列五色變而無窮寶兼千萬聲重二都邁茲巨闕
超彼鹿盧呈形薛燭表質風胡大夫曰玉饌方丈蕙肴
果器法罄吳章妙窮伊摯若乃豹胎之貴鳳卵之珍常
山之果醴水之鱗大夫曰訪幼女於蔡邑選佳人於趙

都或拾翠於神渚或採桑於城隅見者忘鉏而留矚行
者下擔而踟躕女乃歌曰井上李兮隨風標垂翠帷兮
夜難曉獨處廓兮心悄悄懷素鏤之雙針願因之於三
鳥大夫曰若乃帝思啓土命將朔方守邊鄙而擁角節
集兵旅而馳牙璋或埋輪於絕域或繫馬於遐疆功格
宇宙威震蠻方大夫曰逸態之赤兔駿足之驪駒龍文
重於漢殿魚目貴於西都若乃似鹿之體如龍之姿纏
以紫縷繫以青絲大夫曰冬斬陽木夏伐陰材剗削之
功咸至鈎繩之妙並來擬天文而特建象地戶而高開
麗前修之金屋陋曩日之璜臺若乃緹錦遍室丹青被

土白珠之簾水精之柱綺井鏤而重葩華桷煥而相距
文石之井珊瑚之樹紫複峻而連天青綺高而干霧大
夫曰自五氣初運二靈始分蛇身之帝牛首之君何足
道哉若乃聖皇之馭國得附枝而居位陋重華之聰明
蔑放勳之文思通犀文甲之獻相繼於天府金鷲銀鳥
之錫不絕於史書當此之時子能佩玉而侍乎公子竦
然曰前靡靡之數說皆非鄙性之所娛如今之善誘請
就列於康衢增文苑英華七名曰假是先生負茲勁
逞狀羣飛之器侶似獨行之迷逕神忽忽而若忘意衝
衝而不定鑿丹綠其無主聞鐘鼓以失聽至乃冬霰積

庭室靡人聲春花滿野他無行者園堵常閉曲突無煙
同生芻之暫有共死灰之壹一作燃篤論公子聞而崛
起雖道術之可忘亦切磋之所恥命徒御以絡繹將有
事於巖中車煜爚而流水馬泮渙以追風乃踰汗漫入
蒙龍至深潭之澠溟有洞室之穹崇居隱磷而出沒望
嶽岑而下上竹距石以斜通水韻松以含響地不寒而
蕭瑟日無雲而曠朗於是整容投刺屣履一作排門揚
省就席舉袂而言曰若五秀稟其生靈六情通其愛惡
憎共集於鄙老嗜同歸於美樂今足下羣鳥獸以為娛
處貧賤而不忤欲賓實於孤介乃貽譏於隕獲至乃喀

喀死於道邊瘠瘠填乎溝壑削松筆以畫虎鼓鉛刃而
刻鶴身既勞而不見事何感而莫懲欲模名於帶索豈
知命於泥繩何異走長衢以避影煎流水以求冰今欲
道足下以衛生之祕術怡神之妙道譬之愈投於寒植
同起尸於仙草寧願聞乎先生曰有為之生已逼無益
之利常勞若見明於礙滯幸求救於育膏公子曰千門
始構百常洞啓激洛開渠疏山抗陛延袤水陸曠望東
西下臨江海上屬雲霓百丈杳冥以飛跨九層鬱律以
階梯步三休而更迴塗中宿而方迷雕牆屈曲以交牙
網戶周流以重積既陰泠而影響亦叫嘯而迴一作易

沙板金鋪紫柱玉舄煒煌燿絕硃磬搏敞圖雲霧之蔽
虧狀神仙之來往壁璫自耀珠綴恒響蟬游動而晝喧
熠燿飛而夜朗既臨下以寥沉亦憑高而決漭聞疾雷
於階陛一作板弄奔星於帷幌亘以曲堂周以洞房北負
連闈南注長廊綺疏交映鏤檻相望鸞飛蓮井日照杏
梁陽鳥鶯其將動雲鳳矯而欲翔若乃後沼開源延石
崇壤擬崑閭之巒岬比滄溟之瀆漾其中則有桂宮柏
寢吳臺柘館複道耿介而連雲阿閣穹隆而仰漢望虬
欄之映水見丹鶴之出岸豔草奇色臺樹珍名長生靈
壽男華女貞河柳垂葉山榴發英翫奇花之春滿摘甘

實於夏成此實宮苑之壯麗豈能從我而為榮先生曰
多言反道辯口傷實懼貽弊於蔀家且自安乎容膝公
子曰銅餅玉井金釜桂薪六穀九鼎百葉千珍熊蹯虎
掌雞跖猩脣鱸子林切魚兩味元犀五肉捨卵鳳巢剖胎
豹腹三鸞甘口七菹愜目蒸餅十字湯官五熟梅椒魯
豉河鹽蜀薑劑水火而調和糝蘇菽以芬芳脯追復而
不盡犢魚稍割其無傷黿羹流歆蚺醬先嘗鱠温湖之
美蚶切丙穴之嘉魴落俎霞散逐刃飛揚輕同曳蠶白
似飛霜蔗有盈丈之名桃表兼斤之實杏積魏國之貢
菱為鉅野所出衡曲黃梨汶垂蒼栗隴西白榛湘南朱

橘荔枝沙棠蒲萄石蜜瓜稱素腕之美棗有細腰之質
並抗吻以除煩亦咀牙而消疾於是三雅陳席百味開
印玉機疑星稀蘭英縹潤既夷志於坎壈亦忘懷於鄙
恡此蓋滋旨之極珍豈能從予而共進先生曰不貴媮
食寧甘醇酒既深悟於腐腸豈自迷於爽口公子曰秦
氏獨立燕姝絕世如短如長不穠不細信耳目之妖冶
乃古今之佳麗妍姿豔逸淑性閑華效施顰於宋里經
一作墮馬於梁家折纖腰以微步一作於里一作皓腕
乎輕紗臨池正領拂鏡看花觀堵牆以颯沓傾城國以
誼譁墨欲歸而抽軫車攔也疑作軫惠將返而迴車至

乃鄭衛繁聲抑揚絕調足使風雲變動性靈感名擊哀
響則春臺之人愴焉而雪泣一作起歡情則崩城之婦

嫣然而微笑嶰谷調一作鳳之竹一作龍門獨鵠之柯

綠珠絳樹宋臘韓蛾青春婉婉上客經過開洞房以命

賞名才人而合宴舉輕慢以徐來隔珠簾而可見牀披

珠一作象簟展羅薦聽促柱之方進聞廣聲之始轉步

想象以頓足腕躡連一作而拂面托斜視於遺簪寄含

情而舉扇俄而夕烏東反落日西懸綺霞映水蛾月昇

天解鴛鴦之繡被拂駉鴛之長氈燭中一作幃而動爛

香山一作薰蕙帳而微煙願橫施以自昵脫斜領於君前此

乃聲色之妖蕩將不從我而留連先生曰淫聲非篤論
之旨麗色本余情所棄伐國不問仁人此言從何而至
公子曰歲晚農休時閑務隙山火已燎野霜初白聊效
殺於秋冬乃從禽於草澤蜀地五丁齊國二子氣動山
漂汗揮雨起渥注流頰一作楮蘭池照血躡飛影於未形
赴奔星於欲滅革車隱隱轂騎闐闐鼓譟誼而振地烝
徒駭而刮天割玉之刀飲石之箭置羅布其一目罟網
周及三面犬號驤螭鷹鳴奔電暫離已合忽隱仍見赴
迴超危衝林跋援草隨足起山從眼轉跨躡岡澗電舉
陵陸鳥不及飛獸不遑伏既前轡而後赴亦左排而右

蹴跖

疑作蹠

實駭而自救騰虛亂而相撲視灑血之丹地

見飛毛之暗目傍窮劫削勢極搜求文皮坐裂臙尾生
抽手羈鐵頂足批銅頭象折牙而陵遽貊拉齒而夷由
擒高樓之度索走大樹之神牛雁聞弦而跼墮援抱木
而啾啾笑楚王之雲夢恥漢帝之中流此武材之矯猛
豈能從我而畋遊先生曰馳騁傷仁好殺非勇幸廣內
之豐樂何禽荒之足重公子曰跋烏始照宮槐遽而欲
舒顧兔纔滿庭英紛而就落一作跋烏始照宮槐遽吹
舒顧兔而纔滿盼庭柯而
落就譬光影於飛浮比生靈於栖托擾擾摩肩鱗鱗方駕
立忱迫於毀譽獨殷勤於用舍嗟向有而今無歎後榮

而前謝清歌雅舞暫同於夢寐廣廈高堂俄成於幻化
若夫洗精服食慕道游仙尋玉塵於萬里守金竈於千
年三戶可度九轉難傳飛騰水陸咀嚼靈元若乃壁上
真辭枕中祕要彈壓神鬼吐納靈妙既變醜以成妍亦
反老而爲少虬駕天矯而出沒霓裳颯沓而容與接鵠
馭於後乘追鳳簫於前侶雨散漫以霑服雲霏微而襲
宇瞰芝闕以窈窕見玉臺之相拒蓋排煙而漸滅旌拖
風而未舉值解佩於江濱逢弄珠於漢渚薄游元圃弭
節太華列神童於羽帳侍玉女於仙車澗採兮危實苑
拔兮迴花聽弱水之晨浪望崑山之夕霞窮北辰而比

壽指中岳以爲家此神仙之恍惚豈從我而蠲邪先生
曰捕影之言莫測繫風之論難盡未嘗留意於死生豈
復稍論於椿菌公子曰洙泗遺文鄒魯餘烈其道未遠
其風不絕方領圓冠金口木舌談章句之遠指構紛綸
之雅說陳五禮明六詩貫穿微妙辨析毫釐既待問以
重席亦覃思而下幃醞藉愷悌和樂緝熙生徒肅肅賓
友師師並接衽以聞道俱援手而受辭心絕內戰事無
外慾橫經者比肩擁帚者繼足醜申韓之法今陋桓文
之風俗六郡溱其衣冠五陵窮其軌躅信斯文其若水
實斯人之如玉若夫珠璣產於蚌蛤圭璧出於山淵未

有玉不瑩而為寶人無學而稱賢蓋持身之管籥進德之舟船響如鐘而待叩明似鏡而常懸此見重於經術寧降志於吾賢先生曰誠此言之甚美比斯道之為曠恥見嘲於腐儒豈求珍於席上公子曰我大梁之啓基方邃古而無匹先天定始比殷周而餘裕揖讓受終考唐虞而不失道德有序憲章成秩六府孔修百司盡畢搜求儒雅招拾遺逸盱食思治雖聞之於昔談昧旦臨朝乃見之乎茲日蕩蕩薰風泱泱大典道含弘而廣被澤汪濊而旁闡採輿人之片言納匹夫之小善事在微而畢照然無幽而不顯若夫下車布德伐罪弔民風無

偃稼雨不破塵觀勝殘于暮月見成俗于浹辰含一作羣生兮如海養萬類其猶春鄉無豕食之祿野靡狼顧之民樵者目金而知恥耕者讓畔而成仁何大庭之足競豈粟陸之能鄰壁水道庠序之風石渠啓珪璋之盛奇士輻輳而騁足異人間出而效命小大之獄無冤民翺飛之物無天性故能睦之以九世齊之以七政坦坦恢恢巍巍赫赫政德洽於霜風教義窮於足迹望雲氣而款闕候海水而重譯所謂府不輟貢史無虛帛天瑞磊砢而相尋地符氤氳而不少收六穗於征賦翫九莖於池沼三足應感而來儀一角知時而自擾映景星於

初月聆鳳音於將曉若乃亭毒不疵疵合天地而並施
陶鈞日月與造化而齊功故非言辭之可具盡筆札之
所能窮懷真獨往之夫犇走而從事滅迹藏名之士顛
倒而向風二漢有同於兒戲魏晉無礙於胸中言未畢
先生攝衣而起曰子前所說似玉卮之無當徒費辭而
難領譬由背日而視秋毫却行而求鄢郢一聞皇王之
盛則豁然神悟而理據志無時而可卷邦有道而宜舒
敢以淺智請從一作後車元袁桷七觀曰翰林先生
納榮息機白玉之堂將歸乎麻源之山房越公孫懷續
濡穎託物喻志考圖審曲若鑑之納視言忘而意消類

別而理備有郢大夫癯然褐衣目不接乎黼黻耳無聞
於律呂輟而言曰登高能賦淫曼荒忽智專者魂強形
滯者物逐昔吳州來觀詩東魯言有度徵有據厲階於
枚生濫觴於曹王先生楚產也雲夢汗漫巫峽噴吐胸
藏腸蟠公孫不足以教我先生殺青南山積簡羽陵若
網有網若墨有繩舉凡暢微我共聆諸越公孫曰太素
烟煜清濁奠儀雨風露雷動植攸孳辨方審良民用不
疵六氣以沴日天其世彼諄諄者皇曰汝命實長厥土
燥剛相其温凉我生命在天順以受年巖居谷飲中道
以隕執書以觀有涕洟瀾陋彭鏗之逆理兮何恣縱而

益顏言技可以進道兮吾當由是以返觀納腸補臍潛
忍莫竟石立土踊孛慧迂逆吾猶以爲天地之病也修
身俟命道之大經先生之正也大夫曰神之所行何體
何方拘者爲儒請更端以告僕夫越公孫曰靈曜宣精
五紀順明察幽考微法天以行形氣芸芸吉凶卑高觀
象以分韜兮靈根感不以言由動彰靜百神受祜虛者
爲音質者爲數昔后稷氏之職黍稷蕤蕤智者過謀胡
盡其地力民日作慝相攸食墨風雨斯蔽連雲岌業飛
不得垂喙履不敢仰視旁營萬家地記萌芽赭衣僨蹶
而淮水復絕鑄鼎伏姦能沈於淵吁嗟而求桑林之羞

要荒擾馴王會盈庭獻琛効珍物不可枚陳雞豚以時
父恬孫嬉何助邊篋思屈曲洲島家累千金資先生昔
居列僊之館據要集思謂象以理明妖由人興守諄芒
法清寧却走馬於郊謝重譯之雉陋三脊之茅熙熙陶
陶舒舒天天不言而歲成無營而事貞夫子不云乎一
致而百慮其是之謂乎郢大夫曰汎觀博聞於道彌損
願滌耳以挾其蘊越公孫曰粵昔尼父惟俎豆是斲擊
刺坐作因民以教菟苗獮狩車徒卒究厥今輿圖八表
同曆四絡交軌月竈風丘氷天桂海馳心望雲請命款
塞千廬星環八屯山列羽翻經飛騎鼓笈然而樂成

者難與圖事守文者不足語智嘗聞之兵農同封耕戰
同功魚類雁行敵莫我敢當府散籍移萬姓流離強帥
拉脇外寇憐肌卒不可拄支後王鑒觀法日以繁龐者
罷者惟者羸者駢頭引吮食粟而嬉開門納兵百部是
師何草廬高吟崎嶇雜耕何杜氏之子傳僻孔深而緩
帶以征射以容觀劔以氣言批亢擣虛孰知其隅折衝
厭難莫窮其畔至若握元圖視龜文縱橫其止與易象
相表裏者驟語之吾懼大夫竦眙也大夫曰兵者不祥
之器未效此知也越公孫曰炳靈心君闢乾闥坤情聲
相宣立度出均昭昭鴻藻緇縹是存敢先論楚材而言

之漻漻乎足畏垢而將翦也霏霏乎睫承露而欲訴也
荒蹊斷葦燐滅沒而疑聚也織文揚徽攬芳菲而雜組
也少焉商飈號鳴金石琮琤逐虎搏兕鞞鷲鷹寄莽
蒼於一瞬乘扶搖以孤征終緩轡以就日愴倏淪乎西
傾噫悲何為哉古有巖居之士抱奇挾幽漱芳深林憩
寂凍流澹乎其若遺窈兮其若留鉤盤助之為回旋虛
牝谷之為獻酬猿三疊而墮淚鶴九轉而疑愁鉤元採
微迄無終窮瑶席敷張高歌慨慷語初麗而終放託餘
韻於宮商然此其戔戔者耳攬拾蒼雅刮磨誥盤微粲
具編飛英露溥何譏乎肉食之鄙猶鄭穆而魯桓也大

夫不聞之乎鐘石絲竹各隨其聽隆汙有時其所遭者
命摩盪堪輿呖呼義娥矢為帝詞叶為賡歌五嶽贊襄
百靈護呵不棘不茨如砥如磨發潛漏泉掖民陽春瑰
逸為新簡絜為真列若戶居別若渭分雍容者珩璜冲
遠者英莖縷絕而緒續醴甘而齊清昔之擅名偉著耿
光兮其不能以千百程也浮聲切響直意肆志澎湃旬
湑滔滔莫止据里者夸飾言者哇嫫母兮姑射鉛刀兮
鎔鄒蹇莫任兮奈何大夫曰文章與政通玉署之職也
文勝質則史更言其大者越公孫曰矻矻中壘校讎靡
寧世本紀年繫於麟經捨相府圖書泯其緯經炳麟金

匱汙罔敢配迺司馬氏扶榛鉏翳麗者為譏激者為刺
升涉世家表籍作紀言諸侯無史史立周史圯鄙儒畫
揆削章刪凡爝火並日卒漸盡莫傳昂昂荀袁辭約義
完何班范家至耿光縣縣相繼擬述百世一律素王簡
編如日在天熒煌高張孰敢附肩鴻化以瀉研深益疲
穢者闢者襲者濫者泆忍畏禍希企市價諂不表直俚
不師雅若聳鼓鐘若盲策馬元經附訛唐曆受呵後有
紀略迄莫同科尹石猛志證古比事百不一試歐陽氏
出方名山所藏復大同而小異勢不兩立其魯史之謂
厥今繫諜川盈記註櫛比故志存廢興之源典章酌損

益之致登瑤山而神駭遊鄧林而目昧般倖効吁隨和
發涕操觚之士吾將見其心赅而神悸也先生登祕丘
覽羣玉積石倉標朱目墨兵筆削融液乎粹精囿赫胥
鄰大庭大夫宜從下風而乞靈也大夫曰皇王惟熙帝
霸孔熾我心增悲韓愈不爲史名以四馳何庸知焉越
公孫曰煌煌古帝別生聚方渙乎陶唐五服正邦五典
率常導之無違民用熙熙授之以時聿來孜孜降於三
王厥緒日孳集成于蒼姬黼黻憲章金石命令緝熙太
和宣昭羣姓織鉅之備粲乎其有秩也豐殺之制屹乎
其有截也三光重輝百神拱列歲時易遷而浸淫蘖芽

弱者綴旒強者鋌戈智者探囊勇者拔河搏犀象屠蛟
鼉飛矢請命旁午係車焱乎浮雲迅乎奔塵炙轂滑稽
之士紛然而並陳棄仁恩假鬼神混君臣各馳騁而懷
新數千百年人亡而說具勞乎離婁不足以一視也蕭
乎王良不足以一御也其最大可病者恬泊守貞可以
養身不可以治民絕性棄命黔首蠹病孟軻氏有作吾
見其髡鉗而舌咋也言未既郢大夫曰天藏山中瑾瑜
匿瑕間以辨之厥德日華儒者詬病卒不能以勝何道
最高子盍陳之毋激毋勦越公孫曰古昔顓童受業閭
塾書數首通訓故是屬聲歌象舞目接身服相親有恒

日用不瀆後帝不相襲緣祀興文八音寥寥五禮紜紜
鏗鏘莫明而聚訟若焚鄭說乖誤後圖踵循象制益湮
周官別出議者欲一繁紊繆錯操網而入林適越而轅
北也類禮孔勤五厄莫存後有放補去取未就卒乘虬
驂雲字以文合聲以音比旁敷落侏行離狄鞮文軌同
風不能以一致孔壁莫推二經蕃廡聲牙爲今簡儷爲
古謂道統是傳曷敢有語詩基文王而周召先興首章
異同衆說沸騰風雅變言美者爲訾直者爲詆魯頌紀
異秦誓告終何後學普普迄莫之通麟麟魯經議口法
吏謂齊晉無褒而日月俱刺紛若蠶蝟眇若糠粃不虛

其心不明厥視遺珠抱疑探篋積毀此特人文之經緯
政治之用體也三聖述作包河總洛二儀生於心萬化
制乎神迎之而莫親拒之而莫存疑者遜者愕者困者
湛兮消兮委兮昭兮沈思遺物形離超兮激迴颺兮闐
而寥兮縱雲翔兮愴兮儒先從我昭兮郢大夫曰吾始
見公孫疲斂若不足突梯若避辱靡精槁神何斷斷然
也今知子矣永譽處矣吾與翰林先生徜徉此土小年
大年猶以爲朝暮也陳明宋濂志釋寄胡徵君仲申曰
華容孝廉與廣平文學遇於神明之臺孝廉問曰子締
子交已越二紀其貌固狎其志則未之間也子能爲我

揚摧古今而釋之乎文學曰走也不敏長自巖穴鶴毳
編襦土芝緼食動趾踉蹌發辭讓吃忽挾緗縹去歷都
邑見者大噱指爲木刻錯愕周章無地寄迹獨孝廉煖
我以溫顏前我以重席迪我以三古之芳猷期我以九
能之至域拜孝廉之貺厚矣孝廉有問敢對以臆寓形
霄壤不翅蠛蠓時幻歲遷電滅鳥空惟極所適其樂則
鴻出游大澤才騫氣雄鼻尖出火耳後生風金張前驅
許史後從牽黃臂蒼箬矢報弓仰落雙鷗俯搯長熊毛
血旁灑塵盆四封入據邃館廷實惟供壘尊旁午豆俎
衡從肉腴含春耐暈移童器周八音律合六同部分立

坐筵布西東綠華白台南威紫衝靨輔奇牙瓌質姣容
歌喉撼塵舞袖翩龍其有事固日新而弗足也竊有志
焉孝廉能許之乎孝廉曰欲敗度縱敗禮古人所戒子
豈宜蹈之願聞其他文學曰班生投毫令名煌耀終童
請纓其齒甚少不有燄燄孰潛其爍非勒銘於燕然必
建標於粵徼軒冕以之蟬聯紳笏以之姱好衛霍擁軫
樊陳執燾公子埽門王孫媚竈霜露係乎吹噓予奪視
其愠笑其銳也若孟勞之出魯橈其重也如天球之鎮
周廟天下學士揮汗爲雨聯袂成帷莫不仰遺光而企
末照其視處環堵厄藜藿擊壺而越吟倚柱而吳嘯卑

卑南陽之畊落落滋泉之釣口心共語形影相弔不亦
大有徑庭乎孝廉曰功高者身危位隆者名喪此衆人
之所嗜而君子之所慎也文學曰神封靈壤作鎮下方
會稽衡華沂岱嶽常霍及醫閭分布九疆總三條於中
區限兩戒於外邦他若滄漲蕩浮青瀚混茫包天裹地
循環相通湯其間怪偉靡可數詳天孫嶽長水伯瀆宗
莊叶昂宿寶符之貴元龜青鯉之章金篋玉策之探日月
珪璧之藏或隱而晦或露而彰走將簡書御戒樓航濯
足於咸池晞髮於溥桑豁氛埃於人瑕發忠信於天光
蒼水之使稷丘之君庶一問之勺鼎湖而想遺弓履河

洛而思聖勲也孝廉曰山川形勝固足以廓子耳目昌
子文辭原非至焉子毋徒取則於太史遷也更請大之
文學曰去聖愈遠學術紛披控名責實禮度是師上下
有敘隆殺異宜苛察繳繞弗失絲釐貴儉兼愛上賢右
鬼采椽不斷刑簋惟土嗇然自守與孔齊軌權事制宜
詭行遁辭移陰轉陽入神出奇變化闔闢千目莫窺秉
要執本立為經制法無常形事無成勢洞究羣情為萬
物主儀節或愆峻刑弼之肅如晨霜犯者裂肌仲鞅非
到挾之以馳因彼天時以施教令若儀若象測度以定
紀綱載明是謂大順食天所寓邦本所資山澤平地相

厥攸宜八政之首著於經彛揣摩國紀宣明帝治或合
或兼本末畢具凡有猷為罔越憲制若是喧逐泣焱迅
雷震撼乎四極充斥乎九垓颯颯乎海水起立而應龍
天飛也彘彘乎五兵雜陳而神授握機也芒芒乎曠野
萬里而列井布棊也走欲徧索其說而試之不識可乎
孝廉曰夫子沒而微言絕諸子百氏人人殊未有能一
之者也文學曰戡定惟武亦國之程其書漫衍四類是
繩陰陽權謀伎巧勢形其目眎列繡繡續續九宮八門
六甲五神軍軌兵鈴星式雷經金雞玉狗風角鳥情制
器尚精動合神機胄鎧羅陳戈戟交施渠峇距堙鶩冥

扶胥象車雀杏行馬飛鳧武衡大櫓驪耳長及雲火萬
炬渾脫全軀策全器良其用益張營察六形旂按五方
天地定位風雲流行龍虎騰趨鳥蛇翼驤正正奇奇巍
巍堂堂赫赫赭赭稜稜璜璜以守則固以擊則揚或追
北於函谷或喋血於太行或徇地於臨菑或陷堅於昆
陽是亦英雄之壯觀也走竊樂之不知饑渴之在已也
孝廉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子服儒衣
談儒書又焉用爾為文學曰粵厥軒轅游心太初上超
鴻沆下入渺瀰有竊其餘亦神其軀文賓履生師皇馬
醫玉札丹砂騎鳴龍師木羊葛由神泉鹿皮折足山圖

楮衣服間女几素書赤斧碧雞朱璜瘕脫元俗質虚心
存冲寥跡亦俛奇五性既絕九患亦除三階有巖七變
無舒身升紫宮位紀琳書陰隆伏骨目炯四規執東象
之玉女契九赤之班符御躋書之龍韞服太極之麟芝
入火不爇入水不濡入石不闕入木不拘雲臥天行神
潛靈匪是蓋與天爲徒又不特致治於無爲也當闢我
石室寢我世機服我胎息殺我蟲尸洗伐我毛髓銷解
我膚肌覩銅狄而摩挲約令威而來歸不知能成其志
否乎孝廉曰聖人不師仙使其可爲則周孔爲之矣文
學曰荒荒遺文或僞或真學徒巧辨或正或舛先出者

堙後出者存何老生怨尤而異師是嗔藏之名山編簡
乃完何傳授有緒而魚魯或殘汲冢一啓蟲書再覩何
怪言放紛而弗齊於古緯候相傳內學是尊何列國寶
書而盡閱其文僭辭竊義龔俗簧世日新月巧動莫之
制衡錯攤瑩方州部家何立言艱深而莫究津涯始生
終通生育及資何其象不一而數皆九爲原熒州冢名
性氣體何圖指俛殊而重摹迭擬觸類而言何莫非此
沾沾動喙徒見其鄙走將鉤其厖鴻掠其纖微懸空明
之金鑑俾無遁於妍媸能若是是亦足矣孝廉曰此麤
近之然殫於傳註童習白紛若華蟬死生其間亦奚益

哉文學曰孟軻氏沒世乏真儒師師萌庶俵俵奚歸孰
廓我矇孰砭我愚羣言孔多契真者誰欲操腐艦以泛
具區欲絡盲象以駕鼓車縱有智巧寧不殆而嗚呼噫
噫一何寥乎九聖之神於昭於天九聖之心存之於文
又何昭乎嗚呼噫噫蕢施盈室何有芳蓀繁星爛霄孰
知朝暉寧不使我怡怡而慳慳乎帝降民衷德與天一
胡不自貴葩藻是溺顛倒首足淆混白黑棄其瓚槃寶
厥瓦鬲拊膺自傷淚血交積誓刪宿穢以剗末習駕春
陵以爲舟鼓關洛而爲楫張武夷以爲颿期洙泗之可
涉夙興夜寐惶惶業業凜然如上帝之在目睫若是何

如孝廉曰此僕素昔之所究心者也幸與子同之於是
執手降臺相視而笑笑已繼之以歌曰真儒不生世陰
陰兮摘埴索塗愈幽深兮炯其靈根無古今兮超彼九
元離濁氛兮攀淵追騫乘赤麟兮文之興喪資以身兮
任重道遠何時而止兮朝斯夕斯相期於沒齒兮金
寔翰墨林七更曰覺非先生久客闌闌心厭喧囂性悒
堙鬱思若無聊安得絕境於焉消搖滌濯煩襟以永今
朝聞永嘉主人有翰墨之林曳杖彳亍若履空谷足音
蹙然主人出速不言心喻盼睐以目升自賓階少敘寒
燠主人曰噫走也是林不資於地匪穹於岑無松之盛

非柏之森駢羅圖書錯置瑟琴棊几萬籤上下古今文
房百玩觸手可尋少安無躁願陳至音於是拂几正席
焚沉蕙蕙緩宮急羽高卑以序巍巍洋洋無不如意長
清短清猗蘭飛佩五曲九引纚纚可繼先生曰美矣哉
太古之聲也然鍾期既亡伯牙絕響箏篳之耳未能得
其惝恍毋勞爾爲也主人曰唐虞至聖子不得與托物
設教啓其聾瞽以局必方象地之則以道必正神明其
德有白有黑曰陰與陽互陳錯舉雲漢其章防危補罅
料敵審已負不可僨勝不可恃兩雄相值乃見勁敵龍
蛇成陣虎豹堅壁雖曰小數有至理焉無所用心爲之

亦賢先生曰君子不操勝心無作機事此孤山處士所
以鄙之也願聞其他主人曰書契初成鳥跡茫昧科蚪
再變乃有分隸斯邈之下鍾王軼出唐臨晉帖如蹈一
律狂僧顛史草聖入神蘇黃米蔡各自絕倫真跡間存
初刻咸在點畫使轉折旋向背明牕淨几目玩心醉誠
一快也先生曰儒者於書固最近事然一好著亦能喪
志吾未暇焉主人曰五色作繪肇自姚姒後世因之畫
事由始晉唐以降好尚蠶起顧吳荆關董郭王李入神
造妙區別品第耽嗜成癖千金莫以芳播清流貴動丹
宸適情遊藝動合元理宣和纂錄寶鑑有史似不可少

也先生曰君子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此先賢所以恐其泥也敢請大之主人曰陶寫性靈妙在得句物情人境動合天趣模擬之精推敲之至晝或忘食宵恒失寐窮極彌工思苦愈異神驚鬼泣造物所忌我思古人高不可企先生曰風雅遼闊正聲微茫競趨靡麗大樸日亡安得擊壤以反渾厖主人曰經緯天地轆轤後先用與政通體隨世遷秦漢雄深齊梁駸駸韓公倡唐衰弊特起歐蘇曾王鳴宋之盛及今賴之矩矱由正今之作者秀出如雲昭回河漢炳燿星辰鈞天合奏鸞鳳和鳴山輝玉蘊淵媚珠呈走將漱其芳潤咀其華英寤

寐於茲林之下不知歲月之虛盈也若是如何先生曰近之矣而猶未也文以載道匪惟辭工上師聖人吾將子從主人憮然曰命之矣聖人之言世謂之經囊括宇宙含煦生靈未暇細論略陳其名易備陰陽造化以明書言政事治功乃成感發懲創詩本性情無序不和禮樂由興春秋撥亂王法權衡學庸論孟規矩準繩猶如菽粟布帛之征一息不繼民不得生浮文勝質奚利攸行走將膏吾車秣吾馬由伊洛以遡洙泗而履吾夫子之庭不知其不可也先生離席而立降階頰首請先羣經旁藝居後以翰墨林爲道淵藪

頌一

增詩大序曰詩有六義六曰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神明者也 **原**王充論衡曰古之帝王建鴻業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德也 **增**崔駰西巡頌表曰臣聞陽氣發而鶉鷓鳴秋風厲而蟋蟀吟氣之動也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壤中節感於和也臣不知手足之動音聲敢獻頌云 **原**文章流別論曰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 文心雕龍曰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嚳之世咸墨爲頌

以歌九招自商頌以下文理克備夫雍容告神謂之頌風雅序人事資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美魯以公旦次編商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燕饗之恒詠也 **增**又曰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諫之域 崔融進洛圖頌曰美盛德者莫近於詩什頌以之成焉 孫何碑解曰裸獻宗廟謂之頌可也 文章辨體曰頌之名實出於詩若商之那周之清廟諸什皆以告神爲頌體之正至於魯頌駟等篇當時以祝僖公爲頌之變故胡氏曰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頌而已

頌二

增夏侯元辨樂論曰黃帝備物始制衣裳時則有龍衮之頌類要曰黃帝妃嫫母訓宮人而有淑德奏六德之頌魯語閔馬父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原**漢書曰宣帝徵王褒為聖主得賢臣頌後漢書曰顯宗召見賈逵因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為郎又曰傅毅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孝明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又曰平望侯劉毅以和熹鄧太后有德教請史官著長樂宮聖德頌以敷宣景耀勒勳金

石懸之日月攄之罔極以從陛下烝烝之孝帝從之

增又曰梁鴻字伯鸞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四十四人作頌論衡宣漢篇曰觀杜撫班固等所上漢頌頌功德符瑞洋洋滅深廣滂沛無量踰唐虞入皇城

原鄭康成傳曰民有獻嘉瓜者異本同實縣侯表附文辭鄙略君為改作又著頌二篇侯相高其才零陵先

賢傳曰周不疑字文直曹公時有白雀瑞儒林並已作頌不疑見之操授紙筆立令復作操奇之晉書曰劉

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志氣曠放以宇宙為狹著酒德頌為建威參軍以壽終南史梁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

往有雜色寶珠梁帝觀之甚有喜色虞寄因上瑞雨頌
帝謂其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之士龍也將加擢用
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吾豈買名
求仕乎增又曰鍾嶸字仲偉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
引為寧朔記室時居士何子季築室若耶山山發洪水
漂拔樹石此室獨存元簡令嶸作瑞室頌辭甚典麗
唐書太宗幸太學釋菜命孔穎達講經穎達上釋奠頌
詔褒美補張文琮永徽初獻皇帝頌優詔褒美補呂溫
狄仁傑頌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
世以為名言補張九齡撰龍池頌刊石興慶宮西天寶

元年五月宗子璆以為不稱盛德更命璆為頌建花萼
樓北補宋璟累封廣平郡公廣平人為璟立遺愛頌璟
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
國故為濫詞徒成諂諛之風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
許停補李白天寶初至長安賀知章言於帝名見金鑾
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補宋史大中祥符三年陝州黃
河再清集賢校理晏殊上河清頌補玉海張方平為宋
頌十五章上下二什天假之什八篇繫之先帝日之初
升之什七篇繫之今上補仁宗時石介再取太祖太宗
真宗仁宗功德之尤著見者為宋頌九篇補元史文宗

獵柳林駐蹕故東平王安童碑所因獻駐蹕頌稱旨
明鄭濟華川王禕行狀曰辛丑冬上親征江西進平江
西頌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儒者卿與宋濂耳
明紀洪武七年十一月甘露降于鍾山劉基作頌以獻
吾學編建文元年春正月庚辰大祀天地於南郊始
奉太祖高皇帝配方孝孺進頌又陳敬宗字光世慈
谿人永樂十二年入史館改翰林院侍講獻為善陰隲
頌十七年春卿雲見甘露降獻聖德瑞應頌是冬甘露
再降於孝陵松柏復獻頌解縉御書嘉禾詩序曰永
樂三年九月九日朔旦勒石拓本分賜諸王及近臣於

是縉亦與焉拜手稽首而獻頌

頌三

增傳雅 繼詩 蘇頌奉和聖製答張說扈從南出雀鼠
至旌儒廟頌曰小 金題 鈿軸 石介慶曆聖德頌曰

臣作頌敢繼風詩 金題 鈿軸 石介慶曆聖德頌曰
草木之異一蹄角之怪一毛羽之瑞當時羣臣猶且濃

墨大字金題鈿軸以稱述頌美時君功德以為無前之
休丕天 比金玉 如江河 獨孤及集序曰崔祐甫言

常州之文議論最長其或列於碑 獻椒花 刊柳葉
頌流於咏歌峻如嵩華浩如江河 曹植柳頌序云予以

晉劉臻妻陳氏元日獻椒花頌 曹植柳頌序云予以
閑暇駕言出遊過友人楊德祖之家視其屋宇寥廓庭

中有一柳樹聊戲刊 紀循吏 樹遺風 崔元翰文集
其樹葉故著斯文 紀循吏 樹遺風 崔元翰文集

述政事則孫信州頌 梁肅李翰前集序 原形容盛
曰綜名實樹遺風作常州獨孤公遺愛頌

文學部 詩盤頁函卷二百九十七 頌 原形容盛

德 褒贊成功 詩序云頌者所以游 太平而作 治

定而興 詩含神霧云頌者王道太平功成治 增典裁

清拔 詞彩雅贍 善為詞賦嘗獻神州頌辭彩雅贍

濃墨大字 長篇短章 上見金題細軸注王英羅

臣多獻詩頌公所作長篇 授正字 讀祕書 皇封泰

山劉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

二真宗祀太清宮迎駕進頌有歡聲徧八紘 行宮慰

褒 中書獎諭 名至行宮慰褒且曰侯還京師當以壘

書授職 又曰太宗製九絃琴五絃阮時多獻賦頌以

趙安仁李諤楊億詞雅贍名詣中書獎諭翌日改遷太

丞常 亦與燕琴七音首而燭殿

頌四

原 穆如清風 詩烝民篇吉甫作頌穆如清 頌功伐 東

漢記馬防征西美上喜防 思舊德 帝思感舊德乃圖

功令史官作頌其功伐 圖畫頌之 漢書趙充國以

內詔議郎蔡邕為其頌 圖畫頌之 漢書趙充國以

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 刊

追美充國乃詔黃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刊

石頌之 後漢書法真傳友入郭玉稱之曰法真名可得

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 為頌賜帛 漢書上命王

刊石頌之號曰元德先生 上頌賜金 魏略黃初三年

從游獵所幸官館輒為歌 上頌賜金 魏略黃初三年

水第其上下以差賜帛 上頌賜金 魏略黃初三年

賜黃金十斤 許善神雀 隋許善作神雀頌文

照河清 宋鮑照元嘉中河濟俱 為龍馬頌其文甚麗

文學部

清鏡集卷之五

頌

四

魯國先賢傳黃伯仁不知何上四巡頌辭甚典美後

許人嘗為龍馬頌其文甚麗直而不倨云吳

書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岳

季札觀風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

而不偏遠而不携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

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頌而無諂優游

彬蔚游賦頌優增橘頌離騷九章之一也原自比

孝竹頌秦中記曰章帝三年子母筍生白虎瑞蓮頌

唐書袁朗傳陳後主聞其才詔為芝草瑞蓮二頌歎賞尤

厚不得獨美於前矣後又詔為芝草瑞蓮二頌歎賞尤

有餘本劉騶虞頌明紀永樂二年周王畋於釣州獲

基為之頌騶虞頌明紀永樂二年周王畋於釣州獲

楊榮作四麒麟頌又宣德八年南海外諸國各遣

頌以獻麒麟頌使獻麒麟凡四楊士奇獻頌有

焱氏為頌莊子天運篇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有焱氏

滿天地苞咸墨為頌世咸墨為頌以歌九招洛出

寰宇宙唐書傳曰崔融朝廷大筆多封禪壇頌又明皇

圖頌手勅委之其洛出圖頌尤工封禪壇頌東封詔

張說撰封禪壇頌刻誦於宰相宋史楊億字大年賦

之泰山以夸成功誦於宰相玉海劉錯咸平二年擢第嘗

警句於宰相出示輔臣獻幸太學頌真宗中夜觀第書

得錯頌頗出以示宗平江漢頌神功駿烈炳耀鏗錡與

輔臣各試直史館宗平江漢頌神功駿烈炳耀鏗錡與

上四巡頌辭甚典美後

直而不倨云吳

曲而不屈邇

而不愁樂而

費取而不貪

彬蔚游賦頌

孝竹頌秦中

唐書袁朗傳

厚不得獨美

有餘本劉騶

基為之頌騶

楊榮作四麒

頌以獻麒麟

焱氏為頌莊

滿天地苞咸

寰宇宙唐書

圖頌手勅委

張說撰封禪

之泰山以夸

警句於宰相

得錯頌頗出

輔臣各試直

文學部

賈逵為之訓詁大唐中興頌元結作大唐中興頌曰前代帝

刻之金石非老於文章其誰能為之學士其誰能為之平雲南

頌五

增讚文心雕龍頌讚篇若夫子雲之表充國孟堅之序

戴侯仲武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擬清廟或範駟

那雖深淺不同詳略各異其褒德顯庸典章一也

增文崔元翰文集張老之輪奐史克之駟篇吉甫之清

風伯喈之無媿賢士大夫頌述之文也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九

淵鑑類函卷二百

文學部九

箴一

增文心雕龍銘箴篇曰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

又曰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

箴全禦過故文資确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

辨體曰按許氏說文箴誠也商書盤庚曰無或敢伏小

人之攸箴蓋箴者規誠之辭若鍼之療疾故以為名東

萊云凡作箴須用官箴王闕之意大抵箴銘贊頌均用

韻語而體不同箴是規諷之文須有警誠切廟之意

箴二

原虞箴

左傳魏絳對晉侯云昔周辛甲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塵壯武不可重

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塵壯武不可重

用可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夏箴夏

云天有四殃水旱飢荒崔琦戒外戚范蔚宗後漢書

非務積聚何以備糧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揚雄戒

南尹梁冀聞琦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揚雄戒

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

成帝揚雄作酒箴 **頓挫清壯**賦文興於補闕選防

微測隱文麗旨深潘岳新婚箴 **崔氏累世彌縫**胡公次其

首目擊虞文章流別論曰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十二

公又箴以次其首目而為之解署曰 **增我箴**司馬光我

百官箴案聞今文作闕失也空也

以啓人之信我樂善以使人之親我虛已 **官箴**山堂

以聽人之教我恭已以取人之敬我云云 **承華箴**

恭作官箴字伯 **大寶箴**又張蘊古 **皇極箴**

又李義府作承 **大禹聽箴**又李密書大禹垂 **高宗**

華箴獻太子 **求箴**又楚語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獻廣也其知之

作箴贈行後漢書高彪字義方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因

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于長樂 **作箴自訟**山堂

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乃獨作箴 **作箴自訟**肆考

孫抃字夢得嘗云吾生四十有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

德曰負其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

作五箴以訟其惡一曰游箴二曰言箴 **賜君臣箴**唐

文學部

月益頁函卷三百

箴

二

之為人師者人笑之為友者不以道而

以利因作師友箴以儆己又以戒人云

李德裕獻丹宸六箴帝甚嘉之

告猷詞兼婉切上賜清白箴唐書許圍師遷相州刺

納其戒優詔答之

頌德部有受賕者圍師進端拱箴王禹偁應詔言事

不忍按但賜清白箴

右正言直史館即獻太醫箴唐書元和帝時初拜

日進端拱箴一篇

歎降中為家人箴方希古序曰論治者常大天下而

使勞問為家人箴小一家然政行乎天下者世未嘗

乏而教洽乎家人者自昔以稱因為尚書諸司箴唐

箴以攻已缺且與有志者同勉焉

柳仲郢著尚書二十

四典學三崇儉四力行五能定六明

善七謹微八察言九惜時十務實

王宮教吳充進宗室六箴

仁宗書之屏風以自戒

續丹宸六箴王禕序曰官

誼也唐李衛公獻丹宸六箴於其君立意措辭分章指

事忠愛之道藹然可觀禕不自揆因掇衛公之餘旨取

善可為訓惡可為戒而人臣視聽言動四箴論語見

所難言者作續丹宸六箴

誠敬謙謹四箴

敬謙謹四字誠敬所以存乎心謙謹

所以施之於事也

女史箴張華作顧

因作箴以貽之

增釋名曰銘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詩傳曰作

器能銘可以為大夫禮記祭統曰銘者論謨其先祖

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

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

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夫銘者一稱而上下皆得

文學部

增補類書卷之四

銘

三

焉耳矣 周禮考工記有黼銘蔡邕銘論曰春秋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昔肅慎納貢銘之楛矢所謂天子令德也黃帝有巾几之銘孔甲有槃孟之誠殷湯有甘集作廿誓之勒龜鼎有不顯之銘武王踐祚咨於太師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銘十有八章周廟金人緘口書背銘之以慎言亦所以勸進人勗乎令德者也呂尚作周太師封於齊其功銘於昆吾之冶獲寶鼎於美陽仲山甫有補袞闕誠百辟之功周禮司勳凡有大功銘之太常所謂諸侯言時計功者也宋大夫正考父三命滋益恭而莫侮其國衛孔悝之祖莊

叔隨難漢陽左右獻公衛國頌之皆銘乎鼎晉魏顆獲秦杜回於輔氏銘功於景鐘所謂大夫稱伐者也鐘鼎禮樂之器昭德紀功以示子孫物不朽者莫不朽於金石故近世以來咸銘之於碑 韓非子曰先王之賦頌鐘鼎之銘皆番吾之跡華山之博也 呂氏春秋曰功名著乎盤孟銘篆著乎壺鑑法言曰或問銘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 文章流別論曰夫古之銘至約今之銘至繁亦有由也質文時異則既論之矣且上古之銘銘於宗廟之碑蔡邕為楊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後世以來器銘之佳者有王莽鼎銘嘉量諸侯

大夫銘太常勒鐘彝之義所言雖殊而令德一也李尤
為銘自山河都邑至於刀筆竿契無不有銘而文多穢
病討而潤色言可採錄文心雕龍銘箴篇曰若乃班
固燕然之勒張旭華陽之碣序亦成矣蔡邕之銘思燭
古今橋公之銘吐納典謨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長
也至如敬通雜器準矱戒銘而事非其物繁略違中崔
駟品物讚多戒少李尤積篇義儉詞碎著龜神物而居
博奕之下衡斛嘉量而在杵臼之末曾名器之未暇何
事理之能閑哉陸倕崔祐甫穆氏四子講學義記曰刻石
銘座者取崔蔡李翱荅開元寺僧書曰或盤或鼎或

嶧山或黃鉞其意與言皆同非如高唐上林長楊為之
作賦云爾近代之文士則不然為銘為碑大抵詠其形
容有異於古人之所為陸倕漏刻銘序曰寧可多謝
曾水有陋昆吾金字不傳銀書未勒文章辨體曰按
銘者名也名其器物以自警也

晉書銘示煇字孟勳於陵閻綽陳史梁煥宋之天子命

增述異記帝舜都鄒門古宮在焉宮前有堯臺舜館銘
記古文莫有識者古穆天子傳天子五日觀於春山之
上乃為銘迹於懸圃之上以詔後世事始靈后氏象
形篆以銘鐘鼎左傳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滋益恭

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
孔子家語孔子觀周遂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
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西京雜記曰昭帝
時茂陵家人獻寶劍上有銘曰直千金壽萬歲王隱
晉書曰張載字孟陽作劍閣銘刺史張敏表之天子命
刻石於劍閣其孫楚及金人銘曰昔太廟左階之前有
石人焉大張其口而銘其背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
言少事後生何述焉梁典陸倕吳郡人詔使爲漏刻
石闕二銘冠絕當世張說太華山銘曰峒堯太華柱
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靈掌惟峰峻峭菡萏森爽是曰

靈嶽衆山之長山堂肆考唐大中六年詔出魏文貞
公笏歸其孫暮孫樵請銘其笏曰靈犀薦角比干獻骨
合以憤裂至公爲笏唐書崔融嘗銘啓母碣武后幸
嵩山見而歎美之又崔渙博經術吏部侍郎嚴挺之
施特榻試尊彝銘謂曰子清廟器故以題相命玉海
李尤集序曰尤好銘讚門階戶席莫不有銘楊士奇
書戒石銘後曰戒石銘本蜀王孟昶所作宋太祖摘其
中四句令天下郡縣皆刻石寘公座之前宋史張載
字子厚作西銘東銘蘇軾三槐堂銘曰魏公之業與
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山堂肆考司馬文正公

貯筆黃囊及紅管筆一枝實治平中賜物張敬夫銘云

厚陵之賜文正之澤傳之方來見之改色驂元史楊桓

為太史院校書郎奉勅撰儀表銘曆日序文辭典雅賜

楮幣千五百緡辭不受本明紀宣德七年親製翰林院

銘大集乳曰大哉銘贊門胡氏氣莫不有銘 默士音

於其銘三尊彝銘曰子青臚器姑以醜昧命 玉齋

原清潤 選銘則序 温潤 文賦銘博 湯盤 湯有武

觴太公陰符云武王有衣銘鏡銘觴 太常 禮有功銘

公座右 崔子玉為 美其人 禮曰君子之觀銘既美其

其人為 山班固燕然 然山銘 燕 華陽瘞鶴 瘞鶴銘

此銘也 增纂 籟籟銘 鬻子曰昔大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

以義者擊鐘教以事者振鐸語 敲器銘 孔子家語桓

以憂者擊磬語以獄訟者揮鞀語 敲器銘 孔子家語桓

公之廟有敲器焉問於守者曰此何器也對曰侑坐之

器子曰吾聞侑坐之器虛則敲中則正滿則覆子路進

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

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

君子感誠之 屏風銘 三輔決錄何敞字文高為汝南

至追而作銘 屏風銘 太守帝南巡過郡郡有刻鏤屏

風帝命黃香銘之曰古典務農 枕屏銘 山堂肆考張

雕鏤傷民忠在竭節義在修身 貪泉銘 南史伏曼容字

曰勿敗情毋思邪席上枕前 貪泉銘 公儀昉明末為

思自省莫言屏曲為君遮 醴泉銘 有醴泉銘 砥柱銘 唐書太

文學部

增纂

銘

二

北觀砥柱因勒銘 仙掌銘 梁肅昆陵集序曰於仙掌

智合 丹崖銘 山堂肆考唐節去官家於崖下號丹

文學部

增纂

銘

二

黃樓銘 朱子曰陳後山之文有法度 陋室銘 劉禹錫

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 虛室銘 銘曰山

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 孝門銘 唐書傳曰李興有孝行

元文類虞集 布衾銘 玉海宋范 布被銘 又陸游

銘明宋濂有黃曲 布衾銘 堯夫銘 布被銘 作司馬

公布命黃香 集序一 風雅 原孔安國尚書序曰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 增法言

序曰觀夫詩書小序並冠諸篇之前蓋所以見作者之

意也 文章辨體曰爾雅云序緒也序之體始於詩之

大序首言六義次言風雅之變又次言二南五化之自

其言次第有序故謂之序也 楊盈川詩集序曰詩必

有序自虞廷賡歌已然其拜首颺言責難反覆聲容可

想善哉史臣之序也自是數千年無詩序周詩小序淺

深可識人皆知刪後無詩不知三百篇已無序矣 東

萊云凡序文籍當序作者之意如贈送燕集等作又當

隨事以盡其實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語善序事理

為上近世應用惟贈送為盛當須取法昌黎則庶得古

人贈言之義而無枉已徇人之失也

集序二 增冠篇 見 介首 趙復紫陽文集序曰門人員擇偏得

文學部 紫陽之道擴摭遺集釐為八十卷將

攻梓以惠後學自洛抵燕千餘里介書俾不肖為說以介其首皇甫序三都見歎賞注

柳晉序歸藩隋書曰晉王嘗朝京師還作歸藩賦命晉為序詞甚典麗詔作序德權

輿張建封集序曰承詔作序李商隱元結文自為序集序曰次山有

文編有詩集有元子裴延翰序樊川集後序曰上五

年仲冬仲舅出中書直丞名昵密往遊其地一旦談啁

酒酣顧延翰曰老為樊上翁既不自期富貴要有一旦談啁

首文章異日爾為我序如此則杜牧序李賀李商隱

顧樊川一禽魚一草木無恨矣李賀小

傳曰杜京兆為李長吉文集李賀小

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李賀小

集序三

原魏曹植文章序曰故君子之作也儼乎若高山勃乎

若浮雲質素也如秋蓬擣藻也如春葩汜乎洋洋光乎

皜皜與雅頌爭流可也余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

慨所著繁多雖觸類而作然蕪穢者眾故刪定別撰為

前錄七十八篇 梁昭明太子文選序曰夫椎輪為大

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為積水所成積水微

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

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眾制鋒起源流間

出譬陶匏異器並為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為悅目之

翫作者之致蓋云備矣 梁簡文帝臨安公主集序曰

四德之美戚里仰以為風七行之奇濯龍規以為則若

夫託句陳之貴出玉臺之尊風儀閒潤神姿照朗愛敬

文學部

集序

之道夙彰柔媚之才必備鳳桐遐遠清管遼亮湘川寂
寞淚篠歲蕤北渚之句尚傳仙靈之典不泯況復文同
積玉韻比風飛謹求散逸貽厥於後梁元帝職貢圖
序曰竊聞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四夷八蠻七閩九貉其
所由來久矣漢氏以來南羌旅距西域憑陵創金城開
玉關絕夜郎討日逐覩犀甲則建朱崖聞蒲萄則通大
宛以德懷遠異乎是哉皇帝君臨天下之四十載垂衣
裳而賴兆民坐巖廊而彰萬國梯山航海交臂屈膝占
雲望日重譯至焉自塞以西萬八千里路之狹者尺有
六寸高山尋雲深谷絕景雪無冬夏與白雲而共色冰

無早晚與素石而俱貞踰空桑而歷昆吾度青丘而跨
丹穴炎風弱水不革其心身熱頭痛不改其節故以明
珠翠羽之珍細而弗有龍文汗血之驥卻而不乘尼丘
乃聖猶有圖人之法晉帝君臨實聞樂賢之象甘泉寫
闕氏之形後宮玩單于之圖臣以不佞推轂上游夷歌
成章胡人遙集款開蹶角沿沂荆門瞻其容貌訴其風
俗如有來朝京輦不涉漢南別加訪採以廣聞見名爲
職貢圖云爾任昉齊王儉集序曰公之生也誕授命
世體三才之茂踐得二之機信乃昴宿垂芒德精降祉
有一於此蔚爲帝師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

旨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莫不總制清衷遞爲
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惟
神用者乎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風塵見公弱
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是矣時粲位亞台
司公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因贈粲詩要以歲
暮之期申以止足之誠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寤寐風
雲實資人傑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
俄遷長史齊臺旣建以公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
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禮紊舊宗樂傾恒軌自朝
章國紀典彛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

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公在物斯厚居身以
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形於造次室無姬姜門多長者
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弘
獎風流許與氣類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約已
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攻乎異端歸之正義昉行無
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一言之譽東陵侔
於西山一眄之榮鄭璞踰於周寶士感知已懷此何極
出入禮闈朝夕舊館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公
自幼及長述作不倦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彫
章縟采而已哉王僧孺臨海伏府君集序曰袁粲領

袖一時儀形物右聲逾裴樂譽出王劉士有懷道蘊義
望塵而趨者或三年而未識乍四旬而一見與君道合
神遇投分披衿敷文研理匪晨伊暮至於神經怪牒綠
笥丹筒金版玉箱錦文緹帙並藏諸靈府祕在瑤臺而
君莫不徧探冥蹟具閱局檢常以前賢往學亟與聖違
賈馬盧鄭非無紕越荀郭何王彌多踏謬二義可辨未
值高卿之疑九事非難不逢平叔之問其詩賦銘誄所
作猶多亦又詹事徐府君集序曰君稟靈川岳懸精辰
象早照珪璋夙表岐嶷孝睦天稟友愛冥深故以事顯
家庭聲著同族年十八見召為國子生曳裾持卷寔華

庠壁有均閉戶靡因餘竈每攝齊函丈左右屬目蓄以
鄰幾之性加以入神之資聞一知二師逸功倍遊魏闕
而不殊江海入朝廷而靡異山林未嘗投刺權門驅車
戚里遨遊梁董去來賈郭時春秋猶少人爵未崇而清
風嘉譽震灼朝野非直俯致貴仕故可坐享通侯而緹
馬懸車閉門高枕恥為詭遇試此行藏及皇運聿興重
氛載廓君藏器待時合猶符契陵扶搖而高鶩排閭闔
而容與故位隨德顯任與事隆重以姿儀端潤趨眄淹
華寶佩鳴風豐貂映日從容帷扆綽有餘輝自綢繆軒
陛十有餘載温樹靡答露事不訓省中之言無漏席上

之迹不疑故以主聖臣賢應同堙壘以石投水如鱗縱
壑行稱表綴言成模楷猶復忘彼豐愉安茲素薄衣同
屢補食等三杯車服不事鮮明室宇畏其彫與九德無
遺百行備舉至於專心六典精蹟必探汎游羣籍菁華
無棄擲札含毫必弘靡麗摛綺縠之思鬱風霞之情質
不傷文麗而有體非陳劉師知侍中沈府君集序曰陳
亢有云趨庭學詩又聞君子毛萇亦云登高能賦可爲
大夫言其善觀民風則與圖王政若沈恭子者斯乃當
世賢達至如敦厚之詞足以吟詠情性身之文也貞固
之節可以宣被股肱邦之光也然此者君之小道猶曰

餘行何則德之所本教之所由實乃孝篤天倫義感殊
類有美於斯鬱爲高士則余與夫千古所謂世親者歟
亦所謂益友者歟疇昔一面謁來二紀自總角而接清
塵蒙長者之嘉醕屯險驟更歡娛中阻班超旣反盛憲
猶存春秋美景朝遊夕宴酒酣得意賦詩聯章顧余不
肖齒義懸絕降德忘年交情彌至增榮廣價知己難忘
南浦之送未淹北邙之辭仍及於時屬有烽燧方勤帷
展遂使褐裘莫計寶劍無追痛此生芻同茲宿草九原
方遠百身寧贖若乃帳懸秋月一鴈孤飛花落春風數
鷺爭弄伯牙之絃寂寞長絕山陽之管惆悵徒聞夫盛

烈清微勒傳乎帝載遺文餘論被在乎民謠者斯所以
沒而猶彰死且不朽今乃撰西還所著文章名爲後集
京徐陵玉臺新咏序曰陵雲槩日由余之所未窺千門
萬戶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
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爲柙其中有麗人焉其人
也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說詩明禮
豈東鄰之自媒婉約風流異西施之被教弟兄協律自
小學歌少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箜篌
雜引非因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寵聞長
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仙闕氏覽而遙妒至於東鄰

巧笑來侍寢於更衣西子微顰將橫陳於甲帳陪遊馭
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裝鳴蟬之
薄鬢照墮馬之垂鬟反插金鈿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
發雙蛾北地燕脂偏開兩靨亦有嶺上仙童分丸魏帝
腰中寶鳳授曆軒轅金星將婺女爭華麝月與姮娥競
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佩
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仙戲陽臺而無別加
以天情開朗逸思雕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琉璃硯匣
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清文滿篋非惟芍藥之
花新製連篇寧止蒲桃之樹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

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詞既而椒房婉轉柘館陰岑木
鶴晨嚴銅蠹晝靜優游少託寂寞多閑厭長樂之疎鐘
勞中宮之緩箭纖腰無力怯南陽之擣衣生長深宮笑
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為歡盡於百驍爭博齊姬
心賞窮於六箸無怡神於暇景惟屬意於新詩但往世
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藉篇章無由披
覽於是燃脂暝寫弄墨晨書撰錄豔歌凡為十卷曾無
參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於是儷
以金箱裝茲寶軸三臺妙迹龍伸蠖屈之書五色花牋
河北膠東之紙高樓紅粉仍定魯魚之文辟惡生香聊

防羽陵之蠹雲飛六甲高擅玉函鴻烈仙方長推丹枕
至於青牛帳裏餘曲未終朱鳥牕前新妝已竟方當開
茲縹帙散此緇繩永對玩於書帷長循環於纖手猗歟
彤管麗矣香奩江總陶貞白先生集序曰昔劉向通
古今之學馬融見天下之書京房察風雨之占裴楷曉
陰陽之術子政傷於簡易季長敝於驕侈君明逐不旋
踵公矩纔免極誅鮮有盡美之迹罕聞克終之譽若夫
德行博敏孔室四科經術深長鄭門六藝丹陽陶先生
備斯矣至如紫臺青簡綠帙丹經玉版祕文瑤壇怪牒
靡不貫彼精微殫其旨趣蓋非常之絕技命世之異人

馮文集闕亡未有編錄門人補輯若逢遼東之本好事
研搜如誦河西之篋奉勅校之鉛墨緘以緹緗藏彼鴻
都副在延閣室周庾信趙國公集序曰竊聞平陽擊石
山谷爲之調大禹吹筠風雲爲之動與夫含吐性靈抑
揚詞氣曲變陽春光迴白日豈得同年而語哉柱國趙
國公發言爲論下筆成章逸態橫生新情振起振一作風
雨爭飛魚龍各變方之珪璧塗山之會萬重譬似雲霞
赤城之巖千丈文參曆象即入天官之書韻涉絲桐咸
歸總章之觀論其壯也則鵬起半天語其細也則鷦巢
蚊睫豈直熊熊且土增城抱日月之光燄燄宵飛南斗

觸蛟龍之氣昔者屈原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
生於別離之世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彫蟲篆刻
其體三變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公斟酌
雅頌諧和律呂若使言乖節目則曲臺不顧聲止操
縵則成均無取遂得棟梁文囿冠冕詞林大雅扶輪小
山承蓋增唐楊炯玉勃集序曰嘗以龍朔初載文場
變體爭構纖微競爲雕刻糝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
黃影帶以徇其功假對以稱其美骨氣都盡剛健不聞
思革其弊用光志業薛令公朝右文宗託末契而推一
變盧照鄰人間才傑覽清規而輟九攻知音與之矣知

已從之矣於是鼓舞其心發洩其用八紘馳騁一作驟於
思緒萬代出沒於毫端契將往而必融防未來而先制
動搖文律宮商有奔命之勞沃蕩詞源河海無息肩之
地以茲偉鑒取其雄伯壯而不虛剛而能潤雕而不碎
按而彌堅大則用之以時小則施之有序徒縱橫以取
勢非鼓怒以爲資長風一振衆萌自偃遂使繁綜淺術
無藩籬之固紛繪小才失金湯之險積年綺碎一朝清
廓翰苑豁如詞林增峻反諸宏博君之力焉矯枉過正
文之權也後進之士翕然景慕久倦樊籠咸思自釋近
則面受而心服遠則言發而響應教之者逾於激電傳

之者速於置郵得其片言而忽焉高視傲其一氣則邈
矣孤鶩竊形骸者既昭發於樞機吸精微者亦潛附於
聲律雖雅才之變例誠壯思之雄宗也一盧照鄰駙馬
都尉喬君集序曰聖門論賦相如爲入室之雄闕里裁
詩公幹即升堂之客陸平原龍驚學海浮天泉以安流
鮑參軍鶴翥文場代黃金之平埒臨曲臺之上路面通
衢之小苑蓮紅水碧堪釣叟之淹留桂白山青宜王孫
之攀折香車貴士不掩龍關縫掖書生時通驛騎坐蘭
徑敞松扉北牖動而清風來南軒幽而白雲起欣然命
駕弔曲江之隍淵興盡而歸聆伊川之笙吹三朝慶謁

趨劔履於南宮五日歸休聞歌鐘於北里雍容車騎屢
動雕章嘯傲煙霞仍涵寶思奢不敗德笑金谷之羅紉
儉不邀名悲蘭陵之芻布榮期三樂君實四之平子四
愁我無一矣張說洛州張司馬集序曰夫言者志之
所之文者物之所雜然則心不可蘊故發揮以形容辭
不可陋故錯綜以潤色萬象集作物鼓舞入有名之地五
音繁雜集作會出無聲之境非窮神體妙其孰能與乎洛
州司馬張公名希元中山人也族高辰象氣壯河山神
作銅鈎天開金印孝友內植禮樂外滋勵行閨庭鄉人
謂之曾子飛名都邑諸儒號曰聖童下帷覃思穿狀集作

牆嗜古蓬山芸觀之書羣玉懸金之記魯宮藏篆汲冢
遺編無不日覽萬言暗識三篋博學吞九流之要處盈
若虛雄辯敵四海之鋒退藏於密漢王問策知帝者之
師楚子聞名實諸侯之選故得雄飛白簡鷹揚丹筆卷
檐帷於天郡設鈎距於皇州集作都若乃抗埋輪之章執
驚馬之議旌賢有通德之教疾惡存署背之文繼軌前
途遇物成興理關刑政咸歸故事之臺義涉箴規盡入
名臣之奏加以許與氣類文遊豪傑仕遘夷險身更否
泰昔嘗攝戎幽易謫居邛鴛亭阜漫漫興去國之悲旗
鼓洵洵助從軍之樂時復江鷺遷樹集作谷隴鷹出雲夢

上京之臺沼想故山之風月發言而宮商應搖筆而綺

繡飛逸勢標起集作孤標寄集作奇情新拔靈仙變化星漢昭

回感激精微混韶武於金奏天然壯麗粹雲霞於玉樓

當代名流翕然崇集作宗尚自大夫之頌成室太史之賦

京都魏則十龍儒雅晉則三陽張載字孟陽弟協字景陽亢字季陽並有才藻

屬綴英華藻綴朝分南北運迄周隋文人才子重世間

出豈止周流集作柗榴體物陳琳得以示人鷦鷯寄辭阮籍

稱其王佐故以開國籍鱗次乎史傳之首入文場羽儀

乎天下之半公增繁榮葉桂林之一枝彌廣源流集作派非

荆江之九派宗門多士斯為盛與韓休右丞相許國

公蘇頲文集序曰自長發禘殷正考述其典在垆頌魯

史克明其訓由是比興繼作風流彌繁黃竹白雲垂芳

於帝籍楚蘭班素作麗於辭人莫不究情性之微含風

騷之旨吟咏先王之澤光昭正始之宗故情發於中而

申之以歌詠文生於情而飾之以辭彩所以立言會友

感物造端藻暢襟靈導揚隱伏潤彼金石流於管絃以

告其成功而懿我文德者也嗚呼斯文未喪命世聿興

發揮造化之微鼓動江山之氣轡轡前古昭彰後葉疇

克有之則尚書許公應運而挺生矣公性與道合神無

滯用惟深也總衆妙之門惟才也體生人之秀若乃學

以聚之問以辨之括囊道藝之場探蹟幽微之數至若
拘戈考篆魯鼎看銘書有亡篋文稱墜簡疑絳老之年
走朝有問卜晉侯之疾訪史莫知莫不取揆宏襟詢謀
達識公辨無不釋言必造微掩雲夢以吞之湛陽秋以
昭之如太嶽之覽羣山若滄溟之朝百谷者矣至乃緒
發而宮商應言形而雅頌興夾律與雲天並高繁章與
霞月俱亮故能虛明獨照壯思雄飛自我心極為之宰
匠嘗亦紀秦望銘華山勒函谷之關刊燕然之石繁絃
間發縟彩相輝歌奏而白雪遂孤賦成而黃金有貴豈
惟推終拉賈為王超陳而已若乃天言煥發王命急宣

則翰動若飛思如泉涌典謨作制於邦國書奏便蕃於
禁省敏以應用婉而有章則近代以來未之前聞也豈
學而得之歟抑亦天縱之歟何其殊尤而懿鑠也惜乎
循途未極閱川行謝雖洞簫為賦方傳漢帝之宮而禪
草遺忠空留茂陵之下思盛烈其如在覽餘文而增歎
曲池無處舊館寂寥感知已以悼恩懷舊德而何極豈
峴山之上長留墮淚之詞延閣之中不紀藏書之錄

梁肅補闕李君前集序曰君名翰趙郡贊皇人也天資

朗秀率性聰達博涉經籍其文尤工故其作敘治亂則

明白坦蕩紆餘集作徐條暢端如貫珠之可觀也陳道義

則游泳情性探微豁冥渙乎春冰之將泮也廣勸戒則
得失相維吉凶相追焯乎元龜之在前也頌功美則温
直顯融協於大中穆如清風之中人也議者又謂君之
才若崇山出雲神禹導河觸石而彌六合隨山而注巨
壑蓋無物足以導其氣而閱其行者也世所謂文章之
雄舍君其集作誰歟 呂温地志圖序曰廣陵李該博
達之士也學無不通尤好地理患其書多門歷世寔廣
文詞浩蕩學者疲老由是以獨見之明法先聖之制黜
諸子之傳記述仲尼之職方會源流考同異務該暢從
體要綽然勒成一家之說猶懼其奧未足以昭啓後生

乃裂素為方儀據書而圖畫隨方面以別區擬形容之
訓解命之曰地志圖觀其粉散百川黛凝羣山元氣剖
判成乎筆端任土之毛有生之類大約變化不出其意
然後列以城郭羅于陬落內自五侯九伯外洎要荒蠻
貊禹迹之所窮漢譯之所通五色相宣萬邦錯峙毫釐
之差而下正乎封略方寸之界而上當乎分野乾象坤
勢炳焉可觀與夫聚米擬其端倪畫地成乎梗概固不
可同年而語其詳略也每虛室燕居薄帷晴褰普天之
下盡在屋壁戶納四海牕籠八極名山大川隨顧奔走
殊方絕域舉意而到高視華裔坐橫古今觀帝王之疆

理見宇宙之寥闊出遐入幽曾不崇朝與夫役形神於歲月窮轍跡於區外又不可並軌而論勞逸也且夫刪百代之弊綜羣言之首繁而不亂疎而不漏才識以潤之丹青以炳之使嗜學之徒未披文而見義不出戶而覩奧斯訓導之明也窮地而述舉世而載事極鴻纖理通皦昧混一家之文軌張大國之襟帶覈人物之虛實總山川之要會表皇威之有截明王道之無外斯乃功用之大也見蒼梧塗山則思舜禹卹民之艱觀窮荒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覽齊疆晉壤則想桓文勤王之霸觀洞庭荆門則知苗蜀恃險之敗王者於是明乎得

失諸侯於是鑒乎興替斯又懲勸之遠也然則本之所
以廣學流申之足以贊鴻業垂之可以示後世豈徒由
近觀遠以智自樂為室中之一物哉而時無知音道不
虛行舉地成圖問天無路此志士儒林所以為之頽息
也李漢昌黎先生文集序曰先生生于大曆戊申幼
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
為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
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瀾卓蹕齋泣澄深詭然而蛟龍
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發日光玉潔周情孔思
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

世遂大拯頽風教人自為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志益堅其終人亦翕然而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明宋濂太古正音序曰余少時則好琴嘗學之而患無善師雖時按譜係蕩滌堙鬱而暢懣憤心弗自是也後聞冷君起敬以善琴名江南當時學琴者皆赴其門余尤慕之以為安得一聽以償夙昔之好乎及入國朝余即被命起仕而冷君亦繼至時天子方注意郊社宗廟之祀病樂音之未復乎古與一二儒臣圖所以更張之冷君實奉明詔定雅樂而余豫執筆製歌辭獲數與冷君間抱

琴為余鼓數曲余瞑目而聽之悽焉而秋清盎焉而春煦寥乎悲鴻吟而鸛鶴鸞鳳追而和之也砒砒乎冰合萬壑瀑布直瀉其上而松桂之風互答而交衝也懇懇乎如唐虞君臣上規下諷而不傷不怒也熙熙乎如漢文之時天下富貴而田野耆耄乘車曳屣嬉遊笑談弗知日之夕也余倦為之忘寢不自知心氣之平神情之適閱旬日而餘音繹繹在耳誠知其美而欲學焉而余已老耄不可勉矣既而冷君出其所次琴譜曰太古正音者示余且曰余之所聞者皆出乎此所未聞者可按譜而學也子可以序之

增書明方孝孺答葉教諭書曰所謂序云者蓋以明作者之意如詩書諸篇皆有小序而復有大序加其首者也小序或出於史臣或出於後之賢士大夫序之作者皆古之聞人然其中得其言而遺其意執其意而失其事往往為經文之累者亦復不少則序之無益亦已明矣自詩書以下作者莫不有序或同志指其德業之所至或門人故交發其所蘊而歎息其遭逢初非有求於人而司馬遷班固揚雄之傳又直自述己意以抒其奇傑之才固未嘗有待於外也唐人之能詩者莫如李白杜甫甫詩當時無序白詩李陽冰於其既沒嘗為作序

然其有無不為二子輕重而序者反託之以傳

論一

增劉熙釋名曰論倫也有倫理也鄭康成曰論者綸也可以經綸世務李充翰林論曰研求名理而論生焉論貴於克理不求支離若嵇康之論成文者矣文賦曰論精微而朗暢文心雕龍曰論者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即其經目稱為論語論者稱論羣言而研精一理也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為名不韋春秋六論照列至如石渠論藝白虎講聚述聖通經論家之正體也及班彪王命嚴尤三將敷述昭

情善入史體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
迄至正始務欲守文而何晏之徒始盛元理於是聘周
當路與尼父爭塗矣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
夜之辨聲太初之本元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
心獨見鋒穎精密蓋論事之英也至乃李康運命同論
衡而過之陸機辨亡效過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原夫
論之爲體所以辨正然必窮於有數追於無形鑽聖求
通鈞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
圓通詞忌枝碎也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詞共
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譬析薪貴能破

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詞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
而檢迹知妄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勿論哉
蘇軾謝應制科啓曰必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
之能 孫何碑解曰鍼砭史闕謂之論可也 文章辨
體曰按韻書論者議也文選所載有二體一曰史論乃
史臣於傳末作論以斷其人之善惡若司馬遷之論項
羽商鞅是也二曰論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時勢人物
或辨訂經史之言如賈生之論秦過柳子厚之論守道
守官是也唐宋用以取士然求其辭精義粹卓然名世
者亦惟韓歐爲然劉勰云聖哲彛訓曰經述經敘理曰

論故凡陳政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詮文則與序引共紀信夫取士然求其精誅其卓然各世如辯論二史之言取賈生之論秦晁公之論守直增前漢書班彪遭王莽亂避隴右時隗囂據隴右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分爭意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一人也彪乃著王命論以救時亂論又曰桓譚博學多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後漢書王符耿介不同於俗因而憤恚著書以刺世不欲彰名號曰潜夫論又仲長統字公理每論古今世俗行事恒發憤歎息著論名曰昌言又崔寔字

子真嘗論當世事數十條名曰政論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又劉梁字曼山一名岑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乃著破羣論覽者以為仲尼作春秋亂臣知懼今此論之作俗士豈不媿心又著辨和同之論晉書裴頠深患時俗流蕩何晏阮籍日談浮虛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甚不以物務自嬰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又劉寔志行清潔以時俗喜進趨少廉讓著崇讓論又魯褒字元道傷時貪鄙乃隱姓名著錢神論曰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

之口限又成公綏亦有錢神論去梁書劉峻見任昉諸
子西華等流離不能自振平生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
月葛履練衣路逢峻泣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到
漑見而抵其書於地終身以爲恨去玉海唐太宗時虞
世南獻聖德論詔曰卿所論過高朕何敢當焉刻唐書
陽城字亢宗爲諫議大夫久無所論列負素望韓愈作
諍臣論譏切之今又林蘊父披以臨江多山鬼淫祠民
厭苦之撰無鬼論宋史尹源范仲淹韓琦薦其才召
試學士院源素不喜賦請以論易賦主試者方以賦進
不悅其言第其文下又曰蔣堂守蜀嘗得呂陶論聚

諸生共誦之曰此賈誼之文也又王安石聲名甚盛
蘇洵獨知其剛褊難任作辨奸論以識之玉海孫甫
著唐史要論十卷歐陽公司馬公蘇子瞻稱其議論精
覈李道源謝文節神道碑曰文節尤善論樂毅申包
胥張良諸葛亮事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
彝爲任元史黃澤好爲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復思久
之如有所見作顏子仰高鑽堅論明紀洪武二十一
年召試官陳宗訓等諭之曰今日觀列子鄰子竊鈇事
因思人之疑信皆生於心信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起
於偏私因給紙筆令諸儒撰疑信論

增論三

增 鍼孝標 唐書蕭瑀善屬文嘗以劉孝標辨命論詭悖

命至吉凶禍福則繫諸人今一於命非先王所以教

人者通儒柳顧言嘉祐二年試禮部歐陽修得軾刑賞

疑子固 宋史蘇軾嘉祐二年試禮部歐陽修得軾刑賞

但實 列置龍圖 又張去華嘗獻元元論大旨以養民

素寫其論為十八軸 詔付史館 又朱昂著資理論三

史館 可謂作者 古今之治亂洽以三代之風潤以聖人

謂之作斯可 有作者風 抑揚頓挫有作者風 論十篇

可用 又沈邁通判江陵府歸奏本治論仁宗曰近獻

六論立成 捷見敏 納其言而止 議裂土與諸王功臣子

弟百藥上封建論理據 得其文大驚 宋史程頤游太

詳切帝納其言而止 以其文大驚 宋史胡瑗問諸生

以類子所好何學得其文 近世揚雄 幼聰明詣大學

大驚異之即處以學職 近世揚雄 幼聰明詣大學

觀辟雍謝夷吾薦允曰允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 後

世孟軻孫卿近世揚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 後

來王粲 唐書蘇晉數歲知為文作 射策一

增 宋史曾從龍嘉定七年知貢舉疏奏國家以科目網

羅天下之英雋義以觀其通經賦以觀其博古論以觀

其識策以觀其才異時謀王斷國皆由此其選比來循

習成風文氣不振學不務根柢辭不尚體要 中說曰

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

文學部

射策

射策

天

不私勞而不倦其惟策乎曰文心雕龍議對篇曰夫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操事而獻策言中聖準譬射候中的二名雖殊即議之別體也由又曰對策王庭同時酌和治體高秉雅謨遠播楊綰條奏貢舉疏曰其貢舉皆問古今理體當世要務取堪行者蘇軾謝應制科啓曰無所不問之策以觀其博通之學文章辨體曰按說文策者謀也凡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考之於史實始漢之晁錯錯遇文帝恭謙好問之主不能明目張膽以答所問惟董仲舒克竭所蘊帝因是罷黜百家尊尊孔氏以表彰六經厥功茂焉迨宋

蘇軾之荅仁宗制策亦克輸忠陳義婉切懇到君子有取焉

射策二

增前漢書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武帝時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又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為中大夫南史岑之敬字思禮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為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顏閔邪

李商隱白樂天墓銘曰元年對憲宗詔策直切以是不
得為諫官唐書藝文志元和元年夏四月丙午策試
制舉之士積郁居易蕭俛沈傳師出焉積元積郁獨孤
郁居易白居易也宋史建隆二年祕書郎張去華上
書自薦有文藝願與張澹及祠部郎知制誥盧多遜侍
御史師頌覈定優劣太宗並試於講武殿澹所對不應
策問責授左司員外郎淳化中太宗論及文士曰澹典
書命而試以策非其所長蓋陶穀張錫黨張去華以沮
澹爾若使穀輩出其不意而驟試之豈有不失律者邪
又孫洙舉應物科進策五十篇指陳政體明白剴切

韓琦讀之曰慟哭流涕極論天下事今之賈誼也宋
史王十朋對策萬餘言上嘉其經學淹通議論醇正遂
擢為第一學者爭傳其策以擬古晁董又周必大召
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又帝御集英殿策
士召王應麟覆考考第既上帝欲易第七卷寘其首應
麟讀之乃頓首曰是卷古詣若龜鑑忠肝如鐵石敢為
得士賀遂為首乃文天祥也明紀練子寧名安以字
行新淦人廷對言剴切無忌諱太祖親擢第二吾學
編張統字昭季富平人為吏部尚書被旨試翰林編纂
官統得楊士奇策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辭

不得已而進言五十難後漢徐防字謁卿上書言學者

對策第一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識多者為

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者以為非也

公孫弘十上增親批所對明史紀事曾榮永樂三年

對策褒美之親題制策又任瀚字少海南充人嘉靖已丑

制策第一名動天下大人之學為道小人之學為利法言曰或

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

決科曰大人之學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也子為道乎

為利乎親擢第三宋史胡安國字康侯紹興四年廷試

語遂以何昌言冠方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

天若時發策大要崇復熙寧元豐之制安國推明大學

以漸復三代為對高宗親擢第一明史紀事胡廣廬

命再讀之親擢為第三親擢第一陵人建文二年對

策建文君親擢第一對策白虎建始四年夏上盡台直

射策五合古今精微與之建於射策

增書唐權德輿答柳福州書曰兩漢設科本於射策故

公孫弘董仲舒之倫痛言理道近者祖習綺靡過於雕

蟲謂之甲賦律詩是以參考對策不訪名物不徵隱奧

求通理而已辨惑而已習常而力不足者則不能迴復

於此故或得其人庶他時有通識懿文可以持重不遷

者而不盡在於齷齪科第也

增表宋晁補之寂默居士晁君墓表曰熙寧中舉詞賦

為開封第一主司駭其策豪贍異聞難字非他時舉子

千士先登矣。蘇轍謝除中書舍人表曰：際會仁祖，詔求直言，策語猖狂，恃神聖之不廢，考官怪怒，惡悻直之非宜，孰知牯俗之言，特被愛君之詔。曰：照寧中舉臨湖。
增啓宋蘇軾謝中制科啓曰：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才，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亦無難盡文，何以計重不盡。
東晉傳休奕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與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爲之廣焉。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令賢者微悟，有合於古詩勸興之義，欲使歷歷

如貫珠，易覩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班固喻美辭壯，文章弘麗，最得其體。蔡邕似論言質，而辭碎然，旨篤矣。賈逵儒而不豔，傅毅有文而不典。
增三輔決錄曰：趙

擬前代連珠之書四十章上之。文心雕龍曰：揚雄覃思文閣，碎文瑣語，肇爲連珠。擬者，間出杜篤、賈逵、劉珍、潘勗，欲穿明珠，多貫魚目，惟士衡理新文敏。文章緣

起曰：連珠揚雄作。沈約曰：連珠之作，始自子雲。蓋謂辭句連續，互相發明，若珠之結璠也。太平御覽隋志

曰：梁武連珠一卷，沈約注約謂金鑣互騁，玉軌並馳。又唐文志曰：謝靈運連珠集五卷。明吳訥文章辨體

曰文選止載陸士衡五十首而曰演連珠言演舊文以廣之也大抵連珠之文貫穿事理如珠在貫其辭麗其言約其體則四六對偶而有韻自士衡後作者蓋鮮洪武初宋濂王禕有作亦如士衡之數亦說自于雲蓋原漢揚雄連珠曰臣聞明君取士貴拔衆之所遺忠臣薦善不廢格之所排是以巖穴無隱而側陋章顯也班固擬連珠曰臣聞公輸愛其斧故能妙其巧明主貴其士故能成其治臣聞良匠度其材而成大廈明主器其士而建功業臣聞聽決價而資玉者無楚和之

連珠二

貫魚目對士衡擬漢文

文章

名因近習而取士者無霸王之功故璵璠之為寶非駟儉之術伊尹之為佐非左右之舊臣聞鸞鳳養六翮以凌雲帝王乘英雄以濟民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臣聞馬伏皐而不用則鴛與良而為羣士齊寮而不職則賢與愚而不分後漢潘昺擬連珠曰臣聞媚主以希利者臣之常情主之所患忘身以憂國者臣之所難主之所願是以忠臣背利而修所難明主排患而獲所願魏文帝連珠曰蓋聞琴瑟高張則哀彈發節士抗行則榮名至是以申胥流音於南極蘇武揚聲於朔裔蓋聞四節異氣以成歲君子殊道以成名故

微子奔走而顯比干剖心而榮蓋聞駑蹇服御良樂
咨嗟鉛刀剖截歐冶歎息故少師幸而季良懼宰詔任
而伍員憂王粲倣連珠曰臣聞明主舉士不待近習
聖君用人不拘毀譽故呂尚肯見而為師陳平烏集而
為輔臣聞記切誌過君臣之道也不念舊惡賢人之
業也是以齊用管仲而霸功立秦用孟明而晉恥雪臣
臣聞振鷺雖材非六翮無以翔四海帝王雖賢非良臣
無以濟天下臣聞觀於明鏡則疵瑕不滯於軀聽於
直言則過行不累乎身晉陸機演連珠曰臣聞日薄
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厚地所以播氣五行錯

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
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
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
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
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之
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臣聞靈暉朝覲稱物
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
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臣聞鑒之積也無厚而
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眊周天壤之際何則
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

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臣聞智周通
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勢屈是以凌飈之羽不求
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
朗璞蒙垢不能吐暉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
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臣聞因雲灑潤則芳澤易流
乘風載響則音徽易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
而顯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
則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
殊之妙臣聞目無嘗音之察耳無照影之神故在乎
我者不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臣聞觸非

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飈漂山不
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聞於理者唱
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宋謝惠連連珠曰
蓋聞獻技者易忽養德者難致是以子張重趼不獲哀
公之祿干木偃息不受文侯之位蓋聞機心難湛不
接異類淳德易孚可狎殊方是以高羅舉而雲鳥降海
人萃而水禽翔蓋聞春蘭早芳實忌鳴鳩秋菊晚秀
無憚繁霜何則榮乎始者易悴貞乎末者難傷是以傳
長沙而志沮登金馬而名揚蓋聞修已知足慮得其
逸競榮昧進志忘其審是以飲河滿腹而求安愈泰緣

水務高而畏下滋甚審顏延之範連珠曰蓋聞匹夫履
順則天地不違金物投誠則神明可交事有微而愈著
理有闇而必昭是以魯陽傾首離光爲之反舍有鳥拂
波河伯爲之不潮蓋齊王儉暢連珠曰蓋聞王佐之才
雖遠豈必見採於當世凌雲之氣徒盛無以自致於雲
間是故魏人揮玉於外野和氏泣血於荆山梁武帝
連珠曰蓋聞水鏡不以妍媸殊照芝蘭寧爲貴賤異芳
是以弘道歸於兼濟至德由乎兩忘蓋聞一青不足
以掩德五刑非可以妄加是以徑寸之珠有時而類盈
尺之寶不能無瑕蓋聞理有漸萌豈須拔岳之力物

有易傷不待凌雲之繳是以微照積而山飄虛絃動而
隼落其後梁宣帝連珠曰嘗聞盈虛之道雖修平而必
陂損益之由在至象而無蠲是以謂地之厚而東南缺
惟天爲大而西北懸嘗聞山有藏玉則卉草嘗榮林
有猛獸則叢枝莫採是以漢儀重見皇王之迹有真周
禮猶存龜蒙之田無改梁沈約連珠曰臣聞烈風雖
震不斷蔓草之根朽壤誠微遂實崇山之峭是以一夫
不加威於赫怒千乘必致亡於巧笑臣聞鳴籟受響
非有志於要風涓流長邁寧厝心於歸海是以萬竅怒
號不叩而咸應百川是納用卑而爲宰吳均連珠曰

蓋聞豔麗居身而以蛾眉入妒貞華照物而以絕等見
猜是以班姬辭寵非無妖冶之色揚子寂寞豈乏炫燿
之才矣蓋聞義夫投節未必識君烈士赴危非期要利
是以墨子縈帶不蒙肉食之謀申胥泣血非有執圭之
位節劉孝儀探物作豔體連珠曰妾聞洛妃高髻不姿
於芳澤元妻長髮無藉於金鈿故雲名由於自美蟬稱
得於天然是以梁妻獨其妖豔衛姬專其可憐嘗妾聞
芳性深情雖欲忘而不歇薰芬動慮事逾久而更思是
以津亭掩馥祗結秦婦之恨爵臺餘妒追生魏妾之悲
增唐蘇頲爲人作連珠曰夫情有理會不可以理遣

行有義得不可以義僖定其情者則理無滯竇其行者
則義有全故韓馮之妻死哀吟於松上石崇之妓生效
命於樓前恩至深而必報言至信而罔遺繫於我者
深不可奪牽於彼者信不可欺故操刀而割豈爲他人
所污書扇而殞竟還夫氏之尸宋徐鉉連珠曰道不
可以權行終則道喪情不可以苟合久則情疎是以兵
諫愛君君安而忠敬已失同舟濟險險夷而取受自殊
山運不常偶體道者無憂時不常來抱器者無滯是以
霜露既降徂來不易其貞弓矢載橐董澤不踰其利
晏殊連珠曰時平德合秉均者績隱於幾先運極道消

享位者譽隆於事外是以房杜之恩勤莫二無迹可尋
郭裴之退黜居多其名益大郭汾陽裴晉公也宋庠連珠曰
山有梗梓之材居山者芟草而舍田有禾稷之實力田
者半菽而飽廩有驥驟之乘掌廩者贏股而步此所謂
役於物者智不逮乎物也無木者有華榱之蔭無田者
有嘉穀之享無廩者有上駟之御此所謂役物者智包
乎物也故君子逸於用德小人勞於用力博劉放連珠
曰蓋聞詭道取勝得以暫用懷惡致討未有能克是故
以桀詐桀可容於微幸用燕伐燕不足以相服效明劉
基連珠曰蓋聞觀形於聲未必見形求實於名未必得

實是故飄風不可以調宮商巧婦不可以為家室蓋
聞物無專美用之者貴人有異欲諧之者從故冠纓不
可以服鹿而鞮鞢不可以馭龍是以合抱之松無容於
蟬人之國若甕之繭見棄於裸體之邦蓋聞千斤之
象不惴虎而惴鼠三寸之蝎不蠹棘而蠹松是以制必
取其所畏防必究其所容故能不震而威於斧鉞不勞
而固於垣墉蓋聞春原之草拔盡復生夏厨之蠅驅
去還集故時未至不可以彊爭勢方來不可以力戢是
以善撲火者不迎其烟善防水者不當其急蓋聞執
駭馬者不與並逐救危舟者不與同誼是故止鬪而平

其氣則爭可息聽訟而平其心則事不冤蓋聞奔馬之輪拳石礙之而格迅川之水束草投之則凝是以一星見變能使九服同災一脈爽和能使百體俱病蓋聞淵之深者流必緩聲之大者響必悠是故政以漸成則民不駭俗以漸變則功不偷不蓋聞知風莫過於老駝識路莫逾於老馬是以家有老僕則故物不委諸途國有老臣則舊章不求之野

連珠

原表梁沈約注制旨連珠表曰竊尋連珠之作始自子雲放易象論動模經誥班固謂之命世桓伊以為絕倫

連珠者蓋謂辭句連續互相發明若珠之結琲也雖復金鑣互騁玉軌並馳妍媸優劣參差相間翔禽伏獸易以心威守株膠瑟難與適變水鏡芝蘭隨其所遇明珠燕石貴賤相懸

誄一

增劉熙釋名曰誄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說文曰誄謚也傾文心雕龍誄碑篇曰詳夫誄之為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觀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左文章辨體曰按周禮大祝作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其六曰誄又曰按

文章緣起載漢武公孫弘誄然無其辭惟文選錄曹子建之誄王仲宣潘安仁之誄楊仲武蓋皆述其世系行業而寓哀傷之意厥後韓退之於歐陽詹柳宗元之於呂溫則或曰誄辭或曰哀辭而名不同迨宋南豐東坡諸公所作則總謂之哀辭其事而辭之也 續文曰

誄二

原述德

說苑云柳下惠死人將誄之妻曰將述夫子之德二三子不若妾之知為誄曰夫子之不伐夫

子之不竭謚宜為

惠弟之聞而從之

述行

東觀漢記云平原王葬鄧太

於王府

喪紀能誄

傳

累事稱之

不誄貴幼不誄

長禮也

惟天子稱天

以誄之

諸侯相誄

非禮也鄭注云

哀公誄孔丘

左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哀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慙遺一

老俾屏余一人

在位

無自律

世祖誄吳漢

東觀漢記

美陽令交游數從

請託

不諧

頗相恨

令怒收篤送京師

會大司馬吳漢薨

世祖詔

諸儒誄之

篤於獄中

為誄辭

賜帛免刑

公遂誄之

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

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

敗績而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未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

敗績而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未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

敗績而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未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

敗績而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未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

敗績而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未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

敗績而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未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

漢武故事云公孫弘薨上聞

殊興感切

曹植荅明帝

詔云奉詔所

而悲乃改殯之上自為誄

作故平原公主誄文義相

貴賤操筆

晉書郝超傳云

超所交友皆

扶章章殊興句句感切

時美秀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及死之日貴賤

操筆而為誄者四十餘人其為眾所宗貴如此

古

今莫比

王隱晉書云潘岳善屬文哀

文學部

今莫比

誄之妙古今莫比一時所推

美終發

誄

死孔丘卒哀公誄之非禮也 生 **小史讀誄** 周禮小史掌卿大夫

之喪 **張憑作誄** 世說謝太傅問陸退曰張憑何以作

讀誄 行事婦人之顯 **纏絲悽愴** 陸機文賦曰誄曰丈夫之德表於

德非誄不顯 **增陶徵士誄** 山堂肆考晉顏延之為始安郡道經潯

之為 **元魯山誄** 又元德秀為魯山令退居安陸縣南

七日不通飲食餒死空室 **曹植文若春華** 曹植作王

若春華思若湧泉發 **超宗殊有鳳毛** 南齊書謝超宗

言可咏下筆成篇 為新安王子鸞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 **士為作**

作誄奏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 **誄者甚眾** 唐書何澄粹判股親疾為瘳伏於墓哭踊無

眾 數以毀卒當時號青陽孝子士為作誄者甚

增金樓子曰夫披文相質博約溫潤吾聞其語未見其

人班固碩學尚云贊頌相似陸機鈞深猶稱碑賦如一

文心雕龍銘碑篇曰碑者禋也上古帝皇紀號封禪

樹石碑岳故曰碑也周穆王紀迹於弇山之石亦古碑

之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勲績而

庸器漸闕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

封墓也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

楊賜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二文詞無擇言周胡眾碑莫

非精允其敘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辭轉而

文學部

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爲才自然至矣孔融所創有
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及孫綽爲文志
在於碑溫王郗庾辭多枝離桓彝一篇最爲辨裁夫屬
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
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俊偉之烈此碑之致也夫碑
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光於誄是以勒器贊勳
者入銘之域樹碑述文者同誄之區焉帝穆員元堂記
曰刻石識墓非周孔之制宋齊以來有之所以藏馨香
俟陵谷不可闕也劉禹錫爲杜司徒讓淮南去思碑
表曰建碑示後令甲無文苟非至公則翻貽誚陸龜

蒙野廟碑曰碑者悲也歐陽公曰後漢以來始有冢
墓碑文門生故吏相與立碑頌德經世大典序錄賜
碑篇曰古之有大勳勞於國家者勒之彝鼎以勸臣庶
以示其子孫後世伐石紀功以文其出自上旨者皆異
恩也文章辨體曰按儀禮士昏禮入門當碑揖又禮
記祭義云牲入麗於碑賈氏注云宮廟皆有碑以識日
影以知早晚說文注云古宗廟立碑繫牲後人因於上
紀功德是則宮室之碑所以識日影而宗廟則繫牲也
秦漢以來始謂刻石曰碑其蓋始於李斯嶧山之刻耳

碑文二

增事始曰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此碑之始 述異
記曰崆峒山中有堯碑禹碣皆籀文焉伏滔述帝功德
銘曰歷古不昧 漢書郡國志曰沛有泗水亭亭有高
祖碑班固爲文 高士傳曰高車山上有四皓碑及祠
漢惠帝所立 語林曰孫興公作永嘉郡郡人甚輕之
桓公令作敬夫人碑郡人云故當有才不爾桓公那令
作碑於此重之 隋書史萬歲爲行軍總管擊南寧蠻
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
文中子宿禹廟觀其碑首曰先君獻公所作也典而達
唐書張說爲文構思精敏長於碑誌世所不逮 又

李邕長於碑頌雖貶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金
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數百首 又肅宗立命崔圓赴
行在所明皇爲制遺愛碑於蜀以寵之 又楊炎與常
袞同知制誥稱常楊德宗在東宮雅知其名又嘗得炎
所爲李楷洛碑置於壁日諷玩之 又楊瑒在官清白
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
者徒遺後人作石耳 又李華嘗爲魯山令元德秀
墓碑顏真卿書李陽冰篆額人爭模寫號爲三絕碑
又曰皇甫湜爲裴度判官度修薦福寺求文於白居易
湜怒曰近舍湜而遠求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請

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
自吾爲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縑何遇
我之薄邪 又曰長平中源寂使新羅國見其國人傳
寫諷念馮定所爲黑水碑畫鶴記 宋史李澣嘗代楊
凝撰吳越王錢鏐神道碑凡萬餘言文彩道麗時輩稱
之 又任諒爲懷州教授徽宗見其所作新學碑曰文
士也擢提舉夔路學事 金史韓昉雖貴讀書未嘗去
手善屬文作太祖睿德神功碑當世稱之 又劉從益
爲葉縣令修學勵俗有古良吏風未幾被召踰月卒葉
人聞以端午罷酒爲位而哭且立石頌德以致哀思

又曰王競詔作金源郡王完顏婁室碑以行狀未盡其
實乃請國史刊正之時人以爲法 元史揭傒斯至正
三年致仕詔追及於鄆南尋復奉上尊諭旨還撰明宗
神御殿碑文成賜楮帛萬緡白金五十兩 吾學編洪
武十五年時建太學上幸學龔敷執經祭酒吳融進講
上喜召吳訥至奉天門令爲文立碑太學 明史紀事
張羽字來儀以字行潯陽人喜爲文洪武十六年上親
橐滁陽王事實命來儀撰廟碑當時大制作推任如此
吾學編仁宗雅志儒術務學問諸經皆通於書尤邃
嘗錄太祖皇陵碑文授諸子俾熟誦

碑文三刻縣文外諸千州縣

原臣子述功史官頌德釋名云碑被也此本王莽時

上乃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又因

焉乃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

東觀漢記云竇章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掖庭有

寵與梁皇后並為貴人早卒帝追思之詔史官樹碑頌

德帝自有道無媿文肅不虛後漢郭泰傳泰卒四

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文既而謂盧植曰

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媿色耳會稽

典錄云虞歆字文肅歷郡守節操高厲魏曹植為東阿

王東阿先有三十碑銘多非實植皆毀除之以歆碑不

虛獨增初無文字不重官階李綽尚書故實曰東

全焉初無文字蓋重難製述之意裴敬李白墓碑曰貴盡

皆然名存則難予重名不重官作李翰林碑十五字而

已寒山片石金薦福千錢世說庾信自南朝至北方

還人問北方何如曰惟寒山一片石堪共語餘驢鳴犬

吠耳題何工卷詩曰延陵墓上止十字薦福寺裏須

錢不肯辱文未嘗苟作蘇舜欽穆修哀文曰張文

廟文節使以騎名先生作記記成竟不竄士名士以白

金五斤遺之終不受嘗語人曰寧區區餬口為旅人不

為匪人辱吾文也元史虞集字伯生碑版之文未嘗

苟作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資產甲一方娶諸王女充

命有司刻石

令儒臣製詞

元史文宗紀赦天下並

非李瀚無可秉筆

須孫綽然後刊石

上見

德之頌

須孫綽然後刊石

制

王郝庾諸公之薨

須孫綽然後刊石

制

碑文四

文學部

尚書孫綽以文才垂稱於時文士綽為其冠桓

碑文

碑文

原刻石立祠 魏志賈逵傳云逵死豫州吏民追思之為

曰昨過豫州見賈公刊石立碑後漢書陳寔傳云寔卒

達碑像念之愴然刊石立碑於家何進遣使弔祭海

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餘銘功紀德云琅瑯

數共刊石立碑謚為文範先生述詠功德夫興萬年書云

城始皇東遊至此立碑銘命述詠功德夫興萬年書云

紀秦功德流是李斯所刻命述詠功德夫興萬年書云

美千載歸於實錄蓋以述德紀功歸於實錄也

絕妙好辭 世說云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

解不脩曰解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

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壘曰受辛也於字為辭所

謂絕妙也建碑於門守虞氏家記云虞潭值亂逆之世義

好辭也建碑於墓文章流別論云古有宗廟之碑後世

建碑於墓文章流別論云古有宗廟之碑後世

於門不立碑於墓文章流別論云古有宗廟之碑後世

也民共立碑陳留者舊傳云王業為荊州府有德政

碑號曰湘參佐立碑嘗登峴山羊泣曰有宇宙便有

江白虎墓此山由來賢達登此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

念此使人悲傷潤甫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

望當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語耳後參佐為立

碑在其望處百姓每行望碑莫不悲感杜預名為墮淚

碑翠碑表墳曹毗郗公墓詩云青松羅前隧翠碑

石碑生金石隱晉書石瑞記云永嘉初陳國項縣賈逵

讀

立碑思賢

碑改字

有與同者

故改焉

百姓悲感

項石長丈八尺厚三尺八寸一行十二字也

刊其碑

文學部

碑文

刊其碑

刊其碑

刊其碑

刊其碑

刊其碑

刊其碑

刊其碑

刊其碑

刊其碑

刊其碑

刊其碑

刊其碑

陰荆州記云冠軍縣有張唐墓七世孝廉刻其碑背曰

幸勿披文相質文賦碑披書事於上盛弘之荆州

有曹仁記漢水溢碑後杜元蔡邕自書丹後漢書蔡

經籍去聖久文字多謬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鍾

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

公題年月弘農張昶所造仍自書之鍾公題年月二十

餘刻石既精書亦甚工又云曹真祠堂在北邙文

既綺藻器亦妙絕晉中興書云戴逵總角時以雞卵汁

絕妙之文既綺藻器亦增無字碑泰山記上有秦

字碑五代史安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碑生玉王肅

問為瑞表曰太和六年上將幸許昌過繁昌詔問受禪

碑生黃金白玉應瑞不肅奏以始改之元年嘉瑞見於

于踐之泰伯廟碑見歎龍川廟碑三國典略曰宗

壇宜矣龍川廟碑其事鄉里呼為小學士梁王美之詔為刻

龍川廟碑唐書王博武會昌中侍母至廣州及沙涌口暴風母

石溺死博武自投於水嶺南節度使盧貞使吏沉罟獲

二尸乃葬之表其墓詔為刻碑見宣宗讀元和實錄

曰孝子詔為刻石詔為刻碑見宣宗讀元和實錄

日與宰相語元和時治民孰第一周墀對曰臣嘗守江

西韋丹有大功德被八州沒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乃

詔觀察使紇于泉上叩闕立碑又李珣為淮南節度

丹功狀命刻功於碑叩闕立碑使淮南之人德之珣

已沒叩闕下願起祠立碑五代史劉審交為海州防

立碑頌其遺愛起祠立碑使有能名乾祐三年卒

家人聚哭柩前上疏乞留葬近郊使一夕碎碑韻府

宋宣和殿立黨人一夕祭碑吾學編程濟朝邑人建

碑一夕雷擊碎一夕祭碑文初上言某月某日西

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濟召入仰面大

呼曰且囚臣至期無兵死未晚遂下獄已而果驗赦濟

文學部

碑文

皇

以為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敘戰功及
 統軍者姓名濟一夕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文皇過徐
 見碑大怒趣左右鐵椎再推之適在椎處獲免為我
 錄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濟名適在椎處獲免為我
班超碑 唐書李確字行本高昌之役確為行軍副總管
 出伊州距柳谷百里依山造攻械其處有漢班
 超紀功碑行本磨去古 **碎李陵碑** 陳敬宗王文安公
 刻更刊頌陳國威靈 碑從還過李陵城已四十里名問公曰聞李陵城有石
 扈可往觀之至則北門有石出尺餘掘土拭視額曰李
 陵臺驛令謝君德政之碑其文可讀明日公備奏其故
 上曰此碑既鐫有蒙古姓名異日見之必以此為己物
 耳宜再往 **倒淮西碑** 羅隱石烈士說曰石忠孝者生
 擊碎之 愬前驅蔡平詔韓愈撰平蔡碑歸功裴度忠孝一旦
 熟視見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天子赦弗誅
哭寧州碑 唐書狄仁傑字懷英出為豫州刺史時越王
 兵敗支黨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申
 理有詔悉謫戍邊因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秋
 使君活汝邪出相與哭碑下因齋三日乃去 **詔虞世**

南勒文 唐書杜如晦卒帝手詔虞世
 又盧懷慎帝因校獵鄴杜間經其墓碑表未立停蹕臨
 視泣然流涕詔官為立碑令侍書侍郎蘇頌為之文帝
 自書 **立碑著其德** 不事威刑而治前為永昌令輦轂繁要
 中丞邑民詣闕留不 **立碑著其功** 又韋景駿神龍中
 聽乃立碑著其德 **立碑著其功** 歷肥鄉令漳水溢
 賑饑及去人 **太學立石紀德** 又陽城字亢宗出為道
 立碑著其功 **蜀人鑿文尊諱** 又蜀人
 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不 **景州刻石頌德** 遼史耶
 得既行皆涕泣立石紀德 **蜀人鑿文尊諱** 沒蜀人
 德之見畫像必拜凡刻石著 **景州刻石頌德** 遼史耶
 阜名者皆鑿其文尊諱之 **蠡州立石頌德** 金史完顏
 安初為景州刺史未數月 **蠡州立石頌德** 衷大定中
 善政流播郡人刻石頌德 **蠡州立石頌德** 衷大定中
 授代州宣銳軍都指揮使歲旱州奏禱雨於五臺山靈
 澤步致其水雨隨下人為刻石紀之其在寧州蠡州平
 賦役無擾民 **親製皇陵碑** 明紀洪武二年二月 **親**
 立石頌德 **親製皇陵碑** 詔立皇陵碑自為文 **親**
 文學部 **親製皇陵碑** 詔立皇陵碑自為文 **親**

製孔廟碑又永樂十五年九月修孔子廟取文於心植

許由廟碑曰再拜奚求於石宋本績溪縣張尹大德

刻石取文於心壯語弱語雅固不忘也奚求堅於石

有善政去二十二年吾民未嘗忘耄語壯

增詩唐李商隱韓碑詩曰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

生民詩文成破體書在紙清晨再拜鋪丹墀表曰臣愈

昧死上詠神聖功書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掌負以靈鼈

蟠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

拽碑倒麤沙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

人肝脾高適觀李少府翥封宓子賤神廟碑詩曰

焉見層碑突兀長林東作者無媿色行人載遺風片石

勿謂輕斯言固難窮龍盤色絲外鵲顧偃波中杜甫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詩曰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

台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

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回白居易立碑詩曰勲德既

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見山中石刻作路傍碑銘勲悉太

公敘德皆仲尼

增解宋孫何碑解曰碑非文章之謂也蓋後人假以載

其銘耳銘之不能盡者復前以序而編錄者通謂之文

斯失矣陸機曰碑披文而相質則本末無據焉銘之所

始蓋始於論誤祖考稱述器用因其鐫刻而垂乎鑒戒
焉盟於嘉量者曰量銘可也謂其文為量不可也銘於
景鐘者曰鐘銘斯可矣謂其文為鐘不可也銘於廟鼎
者曰鼎銘斯可矣謂其文為鼎不可也古者盤孟几杖
皆有銘就而稱之曰盤銘孟銘几銘杖銘則庶幾乎正
若指其文曰盤曰孟曰几曰杖則三尺童子皆將笑之
今人之為碑亦猶是矣增唐權德輿贈太師韋公先廟碑銘曰古者揭其功
烈銘於祭器近古以來魯鐘衛鼎追琢先德不若鏤文
字於麗牲之碑之為詳也增蘇舜欽穆先生

哀辭

增寓辭

富弼哭尹舍人辭曰蘇而復哭哭又增寫衷

昆陵張先生哀辭

曰目極東南增述事

不沾胸子伸之以辭

寫子衷子增寄聲

以鑑於世而為文

哀之二行事增原誄之流

衡素昔好言遼邈

九京光風霽月增馬上三十步

想見儀刑爰述

衆美寄之哭聲增馬

論云哀辭者誄之

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為之率以施增見之乃閣筆

於童殤夭折不以

壽終者建安中文帝與臨淄侯各失增賈餘於哀誄

體以哀痛為主緣

以歎心之辭增龍才略

父勉欲為哀辭見

之乃閣筆增哀辭

哀辭

篇曰潘岳敏給辭以和暢鍾美何足以辱命林希謝人求哀

於西京賈餘於哀誄非自外也辭書曰嘗謂君子無苟於人患其無情也孔子猶曰惡

夫淚之無從希於某氏之葬為非其故不得與執紼之

後使為之詞其將何從以稱哀之無書以遺羣唐書

愈卒崔羣哭之甚哀韓愈為詹哀辭書以遺羣衡知我心王達哀唐衢辭曰

下淒風西來吾知衢不能不知吾心也京長風

增文心雕龍哀弔篇曰弔者至也詩云神之弔矣言神

至也君子令終定謚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以至為言

也壓溺乖道所以不弔又宋水鄭火行人奉辭國災民

羸故用弔也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事覈辭清

而理長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弔二世全為賦體桓

譚以為其言惻愴讀者歎息及卒章要切斷而能悲揚

雄弔屈思積功寡意深文略故辭韻沉脰班彪蔡邕並

敏於致語然影附賈氏難為並驅耳胡阮之弔夷齊褒

而無聞仲宣所制譏訶實工則胡阮嘉其清王子傷其

隘者也彌衡之弔平子縟麗而輕清陸機之弔魏武序

巧而文繁降斯以下未有可稱者矣

原瞻首陽阮籍弔伯夷文云余以王事適彼洛師瞻望

朽身沒由西鄂彌衡弔張衡文云余今及國命寄

名飛由西鄂駕言歸路由西鄂道弔平子

文學部

淵蓋頁四卷二百

弔文

之山岡虞元弔夷齊文云側聞先生餓寄之涑水書晉

庚闡出補零陵太守入湘川弔賈誼其辭曰悠悠太素

存亡一指道來斯通世往斯圮吾哀其生未見其死敢

不敬弔寄二投江流以弔屈漢書揚雄作書往往撫離

之涑水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

江流以弔屈原漢書云賈誼為長沙太傅

名曰反離騷託白水而騰文迴世而遙弔託白水

而騰度湘為賦以弔屈原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

而擗紙申辭以弔始皇皇賦文始正平倚柱傳云南

陽寇柏松嘗待遇劉景升景升嘗暫小出屬守長胡政

令給視之柏松父子宿與政不佳景升不在胡政因而

殺之景升還慚悼無已即治殺胡政為作二牲以祭

祭正平為作板書弔之駐馬援筆倚柱而作焉為文

度揮翰登封遠慨有傷高節揮翰欲弔靈其明察悲託

仁風而永念于君託仁風而永念考遺烈於舊文雖

緬邈而追傷庚申自下邳北征乃想項籍之往轍惟楚

漢之榮陽瞻鴻門而增慨憶曩昔而興歎登亞父之

故隴景忠諒之流芳感前烈而長思雖緬邈而追傷

悼總帳之冥漠陸機弔魏武文云悼總帳之冥漠怨西

望既晞古以遺累信禮簡而薄葬絕琅琅之金聲李

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絕琅琅之金聲李

弔嵇中散文曰嗟乎先生逢時命之不丁冀後彫於

歲寒遭繁霜而夏零滅皎皎之玉質絕琅琅之金聲

長游幽冥王隱晉書安慮字仲元使蜀弔孔明曰適子

矣長游翼挂密網李顯弔平升叔文云寶碎蘭焚

幽冥翼挂密網李顯弔平升叔文云寶碎蘭焚

下敬宗弔二陸文云寶碎玉碎冰摧阮籍弔公文

白刃蘭焚原火豈不惜哉玉碎冰摧阮籍弔公文

義同違如何不增麋元弔比干感比干亢辭進諫不

弔玉碎冰摧增麋元弔比干感比干亢辭進諫不

顧其身而無益於柳識弔夷齊苔古木蒼然秋水魂

是復責而弔之柳識弔夷齊苔古木蒼然秋水魂

文學部柳識弔夷齊苔古木蒼然秋水魂

附錄頁百六二頁弔文

今來何依兮去何止擬柳宗元弔樂生柳宗元弔樂生

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樂生之

紀信盧藏用弔紀信文曰攝提貞歲今奉揚仁風跋涉

今予將韓愈弔塞上翁韓愈弔塞上翁

塞上翁城辭曰魂魄何家不李華弔古戰場李華弔

歸其鄉叟乎叟乎何心之傷

文曰浩浩乎平沙無垠河水紫帶羣山糾紛黯兮慘悴

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亡羣亭

長告余曰此敬弔忠甫柳宗元弔荄弘文曰古固有大

古戰場也敬弔忠甫一死今賢者樂得其所大夫

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敬弔忠甫

呼哀哉敬弔忠甫

淵鑑類函卷二百



